

回

顧



回顧

作者 伏羲氏

前 言

出這一本小冊子只有兩個單純的想法；一個是給現在關心我的親友們，讓他們了解我過去的痕跡和現在的想法。另外一個就是給將來的我，在行動不便和記憶模糊時，居家臥遊和幫助回憶之用。

小時候讀書，跟著老師唸課本上的“光陰似箭歲月如梭”只求梭字不要寫錯唸錯，考國文時能過關，那裡還會去領悟到其中的深意。成年以後又忙著上班，只希望景氣不好時，別上了辭退名單。等到了六十五，才猛然發現這下可真要退休了。不退還不行。原來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人生真是太匆忙了，不知道那位古聖先賢，發明了退休制度，真是太好了，不然的話我們都要做到蒙主恩召。

回首前塵，那種種的從前，都成了今天的我。成也是我，敗也是我，沒什麼好抱怨的。偶爾午夜夢迴，總會想到“如果那時的我，不那樣想，不那樣做，那到今天會有不同的結局嗎？”答案是會有不同，但結局一樣！因為你或許會多一點的錢，高一點的位，多一個知己，但你還是你。你還是會到六十五，你也還是要退休。更可惱的是，那多一點的東西，到頭來你一個也帶不走。

因為有了這樣的想法，我才能放得下心來，到各國去玩耍，去拍自以為是的相片，去寫自以為是的文章。而這一切幕前幕後的功勞，都歸於內人張蓓蒂女士的支持和協助。謹此謝謝。

文章中許多都曾登載在網站“好讀”www.haodoo.net上。所以特別在此謝謝主理該網站的周劍輝夫婦。初稿送去審查時，都蒙他們細心和耐心的把錯別字糾正過。圖片則大部份是選自旅遊各地時所拍的風景片。拍攝前後也蒙好友董曉儂、鄭國選兩兄的指導。文章和中文輸入也蒙好友丁智原夫婦的指教和鼓勵。此外朱仲和夫婦、黃培坤夫婦也常蒙嘉勉。

人生真是奇妙，四十年前拿了學位，找到的頭一個工作就是在賓州。在那裡工作了一年多，因為怕冷就來了加州。在離開賓州前，結識了上段提到的這幾位朋友，當時也都還在賓州州立大學唸書。四十年後，卻都在加州續接前緣。他們都健碩如昔。不但時有往來，也常蒙照顧關心，大家都珍惜這段得來不易，而又歷史悠久的友誼。特此一一申謝。

目 錄

前言	3
1. 回顧	9
2. 畫蛇添足	17
3. 您是台灣人哪！	22
4. 談笑說生死	27
5. 北歐之旅感言	35
6. 人在做，天在看	40
7. 其言也善	45
8. 趣談義工	49
9. 枫葉之旅感言	54
10. 看不見的手	60
11. 老人痴呆症	63
12. 你幸福嗎？	67
13. 距離產生美感	72
14. 為九十後叫好	77
15. 南美之旅	80
16. 在美國老年安養的面面觀	85
17. 在台灣老年安養的面面觀	91
18. 在大陸老年安養的面面觀	96
19. 老人的三寶：豁達淡定和講究	99

20. 亦師亦友柯如甦	102
21. 醫還是不醫？	108
22. 追憶中的父親	112
23. 替狗伸冤	116
24. 再婚和不婚	120
25. 如何把握我的黃金年華	127
26. 異中求同	131
27. 何處是歸程？	137
後語	152

大海有真能容之量
明月以不常滿爲心

伏羲
舊蒂實
沈懷周

蘇中馬亮山

回顧



似水年華亞特蘭大

回顧

人生到了某一個轉折點，都喜歡回頭去看一看。尤其明顯的是在下台和退休的時候。因為往前看，前途茫茫，看不到什麼東西，只好往後看了，況且還可以替自己找個下台階。

我是一九三九年在上海出生的。那時正值對日抗戰，先父帶了全家從福州返抵家鄉貴州。我在那裡唸了小學一年級。勝利前夕舉家遷往重慶，唸了小學二年級。同年抗戰勝利，先父奉調到台灣接收日產，因此到了台北，在女師附小，從小學三年級唸到畢業。

我從小讀書就是班上的倒數一兩名，一直到後來拿到博士都是如此。先父知子太深，從未寄以厚望。所以從小學畢業後就被送入初級工業職業學校。他是怕兒子將來沒飯吃。一般而言，從小讀書就不行的，大概有三種情形：一種是過動兒，根本坐不住。一種是看到書就怕，只想去做別的事。再一種就是喜歡講話，不喜歡看書。我是三者皆非，喜歡看書，但考試就是不行。原因簡單，什麼書都喜歡看，就是不喜歡看要考試的書。

到了要考大學時，先父當時已經病重，自然希望老大能分擔家計，問我要考那一組，我說乙組地理系。他氣得站起來就走，先母出來打圓場說：「你還是考甲組

理工科吧，家裡以後要靠你了。」等到後來分發到甲組的成功大學物理系時，我還百思不解，為什麼會考上。

這個答案在我去成大就讀時很快就揭曉了。有一天成大教務處通知我去領獎。原來那一年的大專聯考分兩天考。第一天是高中會考，不分甲乙丙組。大家都考國文、本國史地和三民主義，試題一樣，計分一樣。第二天才分科考試：英文、數學和理化（甲）、外國史地（乙），以及生物（丙）。結果第一天的不分科考試，全省兩萬七千名考生中，我得了第十七名。真是託了會考的福。也聽說我們那一屆的大專聯考是歷屆招考中，絕無僅有的甲組理工科還考本國史地的。

好不容易大學畢業當完了兵，經一位父執輩的介紹，去了苗栗的中油公司探勘處，應徵油層工程師的工作。見到處長，他倒沒嫌我成績爛，就說：「我們通常只用工專的，不用台大或成大的，因為你們來這裡做了一兩年事就出國了。請告訴我，你為什麼會例外？」我回答說：「第一我大學成績爛，申請不到獎學金。第二我英文更爛，留學考肯定不會過，第三我家境清寒，父親已逝，我是老大，要負擔家計，沒有人會借給我錢，供我出國唸書。」處長覺得我回答中肯，就破格錄用了。

那知還真如他說的，我一點也沒有例外，做了兩年事就出國唸書了。其理安在？如果您有時間，就請看另

外一篇文章叫《追憶中的父親》，這裡就賣個關子，不再重複了。

我知道看到這裡你大概已經不耐煩，很想知道一個從小書就唸得那麼「遜」的人怎麼會拿到博士？其實是一路的僥倖，就像我進成大那樣。怕你以為我又在吹牛，就再舉一例。我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的學校是喬治亞理工學院。那時已結婚，住在學校已婚學生宿舍裡。台灣來的留學生不少，但結婚的不多。所以週末家裡，就像留學生活動中心一樣，釣魚露營麻將甚至相親等等，美不勝收。不知不覺光陰似箭，好日子就這麼過了。系裡的研究生拿獎學金的，也多半如此。

後來系裡覺得不對勁，就通知大家來考資格考試。如果過了就開始作博士論文。如果不過就滾蛋。和我同樣收到通知的約有七八位。大家都在搜集考古題準備考試。就在此時傳來了壞消息。原來系裡有一位從土耳其來的研究生，據說是不世出的天才，平常選課考試時他都拿A，別人只有B和C的份。他老兄嫌上課太easy了，說不如也來參加資格考試看看。這下亂了套。我想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就準備換個學校吧。硬了頭皮上。

那知到了考試那天，卻只有土耳其和我兩個人，其他的人都請了病假。這下傻眼了。就開始認真的申請學校，準備換碼頭。過了不久，研究生指導老師找我過

去。他說了一句話，四十年後我還記得：「我們讓你過，不是因為你考得好，而是要你和大家都記得，做學問是不可以取巧的。」

拿了博士，去了賓州上班，因為怕冷就來到了加州，找到了一個有五百名員工，承包國防工程的公司寫程式。決定請我的是該公司工程副總裁。此人眼光極差，又不識人。進去還不到半年，他就告訴我，說我不適合擔任軟件工程師。我心虛，知道自己技不如人，準備捲舖蓋走人。那知他卻說我只適合做經理，去管理工程師，不適合做埋頭寫程式的工程師。一年後，我的頂頭上司，軟件部門經理辭職他就，臨走前推薦我接他的空缺。在以後的幾十年職業生涯中，還真沒做過一天工程師。

時值七十年代中葉，東西冷戰方殷，國防預算驚人，到處都在找人，我這個中級主管，管了好幾十個工程師，看到那裡有高薪，就跳槽走人，就這樣也做了十餘年，直到碰到了剋星，後來的老板（詳見另外一篇《亦師亦友柯如甦》），他一語提醒夢中人，我才離開了這個熟悉的行業。他說：「你碰到了玻璃天花板，上不去了。因為你的英語有外國腔，你不喜歡到酒吧去和同事們喝兩杯，你也不會拍洋老板的馬屁。」

就這樣，我才回到了我成長的地方台灣。久別了的寶島，是那樣的美好，明媚的風光，溫馨的人情，直叫

人流連忘返。在以後的十餘年間我轉戰各地。從新竹科學園區到舊金山灣區的矽谷，又叫硅谷。從十里洋場的洛杉磯，到剛接受改革開放果實的上海。也曾在加州五號州際公路上，南北來回的奔波徘徊。看遍了人海的滄桑，也嘗盡了人情的冷暖。

看到這裡，你一定納悶，我是幹什麼的？所以在這裡解釋一下。原來我們這一行業叫高風險高科技的創投事業族。就是說，如果你在高科技的尖端技術中掌握到某項技術，想出來開公司把它做出產品銷售出去。我們公司評估後覺得可行，就投資下去成立新公司。我就被派到新公司去當副總，代表資方，負責監控行政財務和掌握研發進度。公司一到了要大規模增資，設立生產線，需要專業的研發，財務及生產副總時，我就調回原公司待命。如果失敗了，新公司要關門，大家作鳥獸散，我也調回原公司，準備接下一個項目。

俗語說：「大樹下面好乘涼。」我被老板「罩」了近十年，可是做夢都沒想到，這位平日連感冒都沾不上邊的老板，卻在六個星期內得癌症過世。樹倒猢猻散。我們都得打包走人。就在此時，有朋友來找我說一起開公司。說他找到了金主，我們兩人只要各出四分之一，剩下一半金主包了。就這樣我們開起了公司。我算是幕前的老板。業務是替主流的長途電話公司做電話行銷的工作。請了五六十位黑的白的電銷員。其間生意好到又

去老中聚集的洛杉磯聖蓋博開了個分店，請了二三十幾位老中業務員，真是熱鬧非凡，好不快活。

快樂的日子總是飛也似的過去，盛極必衰的日子也一定會到來。造成我們後來公司必須結束的原因，是因為科學太發達了。尖端科技的進步神速，使得長途電話費用和成本不斷的下降。我們剛開始做時，從美國打長途電話到中國大陸是每分鐘七十六美分。現在是兩美分。根本無利可圖，只有關門或改行。從那時起，用電話來促銷長途電話業務的這一行業，無論中外都走入歷史。

以後的日子裡雖然仍在做別的生意，但慢慢的，我開始參加了一些公益活動。像美西華人學會，我曾做過會長，主辦各項學術演講和幫助台灣政府引進科技人才。像中國大專院校校友聯合會，我曾主持過洛杉磯華人的就業輔導工作。這些活動使得我的視野無形中擴大了許多。更重要的是，我終於有點時間，開始想想自己的未來了。

我在這個全世界最富強的國度，頭號資本主義的國家裡，渡過了我的前半生。走遍了萬水千山，看盡了紅塵滾滾。夜深人靜時，捫心自問：「我這一輩子就這樣了嗎？」「這就是我要的一生嗎？」「還有沒有我要的東西和沒做過的事呢？」答案是：「多著呢！」問題是：「你有做過不求回報的工作嗎？」問題是：「你有

回饋過供養你大半輩子的社會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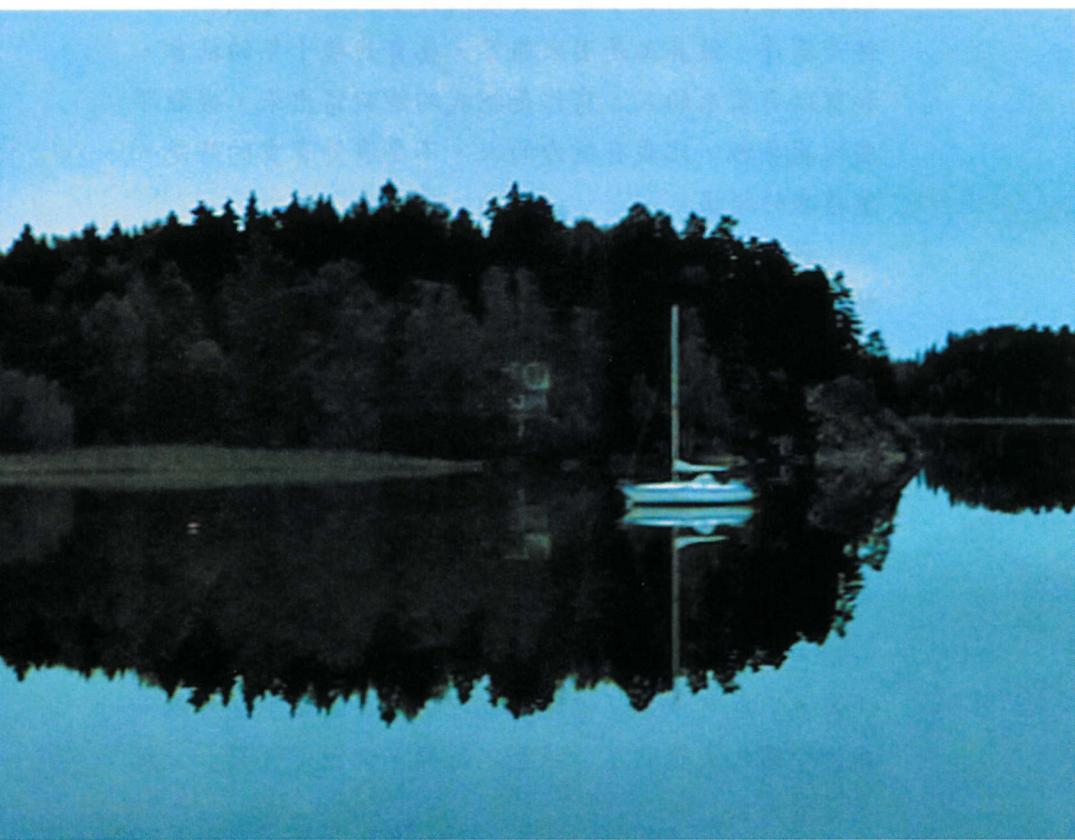
有了這樣的思考，我就毅然決然的決定退休。在我剩餘留在世上的日子裡，要做兩件事。一件是義工，一件是寫作。做義工是用來報答，養育我幾十年的社會，和幫助有需求的人。寫作是把我的經驗寫出來，提醒那些比我年輕，比我有能力的人，不要浪費寶貴的時光，重複我的錯誤。

什麼叫頓悟？什麼叫開竅？什麼叫豁然開朗？這就是！原來我這一生，都是老天爺早就安排好的，由不得我。原來是祂老人家要我去幫助人，去幫助那些有需要，手無寸鐵而我不認得的人。不是只為自己的前途和家人親友拼命。所以祂才繞了這麼一大圈，在我身上行了那麼多的神蹟。而我卻還自以為運氣好，聰明能幹。老天爺啊！何不早說嘛？真是的！

這就是人生。這就是造物者，神奇的大能，所做的一切。我們不一定要稱祂為「神」，稱祂為「上帝」。「真主」也可以，「佛陀」也可以，「媽祖」也可以。我們中國人太聰明了，誰也不得罪，都說是「天」，說是「老天爺」。

親愛的讀者，謝謝你肯花寶貴的時間，來聆聽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嘮嘮叨叨的喃喃自語。謝謝，衷心的謝謝。願上天祝福你，也護佑你和你一家。

回顧



愛沙尼亞鄉間

畫蛇添足

上次刊登《回顧》後，親友們勉勵指教的不少。非常感激。因篇幅有限，難免有掛一漏萬的地方。為使故事能夠前後流暢，就在此畫蛇添足一番。

大家覺得奇怪的是為何拿了物理博士卻去做軟件工程師？第二個奇怪的是廿世紀末，中國高科技尚未十分發達，為什麼要跑去上海？現在就讓我在此一一報告。

我在亞特蘭大讀博士時，那時是學物理的最難找到工作的時期。就算是名校的新博士（fresh PhD）也多半在做博士後的研究工作。我運氣好，有個台灣來的朋友介紹我去他教書的學校教物理。而那所大學就是民權運動的先驅，金恩博士的母校。教了一年 就發現不對勁。原來我教的學生畢業後找到的第一個工作薪水比我還多。

那時電腦的應用在工商界才剛剛開始，一般大學還沒有電腦系。我就去母校的核子工程系選電腦程式課。上了一學期後，看到他們系裡貼有賓州某個做國防工程的公司在招請工程師。明知不合格，我還是報了名。面試那天可真糗大了。被面試的人事經理當場趕了出來。說我沒有資格來應徵。

一個月後被通知去他們公司面試。我們同學一共五

人先飛到匹茨堡，然後，再換公司的五人座小飛機去總部。起飛前有位老先生跑來求駕駛員說讓給他飛，不然的話他的駕照會因飛行時數不夠要取消。那天天候又不好，我們一路提心吊膽的去了。

又過了一個月我被通知錄取了，說是軟件工程師，年薪一萬八千美元。是我教書的一倍。報了到，又見到那個把我踢出去的人事經理，才知道蒼天有眼，我是如何被錄取的。原來他們找了四位同學飛去面試。公司飛機駕駛員問人事經理可不可以湊成五位。因為飛機很小，連駕駛要有六位才能夠平衡安全的飛。人事經理萬般無奈之下挑了我。他想我反正是來陪斬的，就讓我來玩玩好了。

那裡知道那四位同學給了聘書卻一個都不來。不敢說是因為那天飛怕了的關係，但喬治亞理工的畢業生，南方各州的工商界都搶著要，誰會在乎一個深處賓州內陸小鎮的公司呢？而人事部門經理則想，去了幾趟亞特蘭大，找到了幾個人飛來面試卻一個都不來，怕影響他的業績。所以我就堂而皇之的走馬上任去了。什麼叫狗屎運？這就是。

至於去上海工作也是偶然的偶然，湊巧的湊巧。一九九九年到二〇〇〇年我在洛杉磯的總公司待命，等下一個工作。老闆的朋友找他去投資，說要去上海成立一家公司，專門替大陸的畢業生準備出國留學。我老闆

回答說我們是做高科技投資的，很抱歉。他朋友說：「你不投資錢沒有關係，蔡伏義我很熟，那把蔡伏義借給我好了。」就這樣我們約定好了，去上海一年，幫他成立公司，等他找到了做這一行的人我就回來。

那時剛去上海幾天，還沒有進入狀況就出了狀況。原來去前我曾問了新老板如何處理開辦費。他說要我隨身帶支票去。我還開他玩笑說：「你不怕拿了錢開溜嗎？」他也輕鬆的說：「你溜了，我就認了。」

到了上海，我就把十幾萬美金的開辦費支票經過公司的辦事人員準備當面對點交給黃牛。我那時還當心怕被黃牛騙。就問他們，難道不怕被黃牛坑了嗎？那裡知道，上海人就是上海人，做起事來刀切豆腐兩面光。他先把換成的人民幣帶到公司來，等我們點清了，存進了銀行，才來拿美金支票。

過不了幾天突然來了幾位警察，問誰是領導，我問有什麼事。其中一人問我：「你是剛從美國來的蔡博士嗎？請跟我們去局裡一趟。」到了局裡，才知道大陸的警察局有多威風和壯觀。原來我被控在黑市用美金換人民幣，擾亂金融，破壞社會秩序。那位黃牛也被收押。

過不久換了高一級的警官來，又痛罵了一頓，說：「不要以為拿了美國護照就可以胡作非為。這裡是中國不是美國，我最痛恨你們這種拿了美國護照在上海作威作福的假洋人。」又做了筆錄，畫了押。我問他們可不

可以打個電話到公司，還被他好生嘲笑了一頓。我想今天大概要在這裡過夜了。

等了半天終於來了他們的領導，經濟科長。先來個下馬威，再罵了一次。罵完了以後就問我公司的業務。我說是幫助中國大學畢業生留美。我從來沒有看到一個人的嘴臉，可以在一秒鐘內有那麼大的變化。不但當場釋放，還親自用他座車陪我，送我回公司。原來他的兒子讀大四，正想留美。

我無意醜化任何人或某一類人，對人生和人性也經過一番歷練，深深的相信每一種人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在那種場合，那個時空，會有那樣的動作和反應是最自然不過的事。

回顧



台灣日月潭

您是台灣人哪！

許多年前我工作的單位，在洛杉磯華人聚集的聖蓋博地區新成立一家分公司，我被派去那裡當負責人。有一天中午，顧客服務部的同事出去午餐，我幫忙接一下電話。有一位新從內地來的長者，大概閒極無聊，打了我們的免費服務電話進來聊天。對答如下：

「是某某長途電話公司嗎？」「是的，請問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我要找你們領導。」「我就是，請問您須要什麼服務嗎？」「我想知道您是什麼地方人？」「我父親是貴州人，母親是福州人，我生在上海，在重慶唸過小學，在台灣唸到大學畢業，現在在美國工作，您覺得我是那裡人呢？」「說了半天原來您是台灣人哪！」「是的，我是台灣人，請問您打電話來有什麼事嗎？」「我想知道，從舊金山到洛杉磯有多遠？騎單車能到嗎？」

可見我們老中地域城府之深。每一個地方的人，都有他們自己的省籍二分法。就像上海人那樣，不會講上海話的都是鄉下人。在重慶的人，不講四川話的都是下江人一樣。在台灣更不用說，不會講台灣話就是外省人。

這倒使我想起小時候的趣事。我小學時功課不好，

考不上中學就進了一所工業職業學校。進去了才大吃一驚。原來全校上下，從校長到工友，老師到學生都是本省人，只有我一個外省人。所以在學校從上課到集會，老師同學之間，全校都只說台灣話。最不可思議的是連數學和英文都用台語解釋。三年下來，我的台語可「溜」了。初中畢業了功課還是不好，就進了一家外縣市的普通高中。剛去的時候，因為台語溜，自然和本省籍的同學在一起混。等到了高二，個子突然開始抽高了，就坐到後幾排和那些打籃球的外省同學混。那時聽到一位同學說：「啊！那個姓蔡的，怎麼會是外省人？」

回憶當年六零年代，我在台灣唸完大學去金門前線服役，每天晚上睡在岸邊反鎖的碉堡裡。晚上還要輪流出來查勤。皎潔的月亮高掛在天邊，夜空裡飄下許多對岸空投的傳單，在月光的反映下真是美極了。在那靜寂的夜晚裡，傳來對岸清晰的廣播聲「蔣匪幫某某某師的弟兄們，歡迎你們帶槍回到祖國來」。我才知道原來我們也是匪。以前唸書時只知道對岸是匪，搞了半天，原來我們也是。就這樣匪來匪去的，直到出國留學後，才再也沒有聽到匪這個字了。

這幾年台灣來的留學生愈來愈少，而且讀完後大部分都回台灣了。不像五十年前我剛從台灣來美國時那樣，出來就不回去了。那時候在學校唸書，最期盼的事

就是溜到圖書館去看中央日報航空版。不像現在隨時都可以在手機上下載中文報章那麼便利。那時的中央日報是空運來的，大概是要節約運費，不但頁數少而且字跡小紙張薄，還真是洛陽紙貴。

那時的我們除了懷念「家鄉」的溫暖外，更關心時局的進展。倒不是擔心大陸有沒有被反攻，台灣有沒有被解放，而是蔣經國的十大建設的進展和一般老百姓生活的改善和民主民生的進程。知道蔣經國選擇了李登輝擔任副總統，孫運璿和李國鼎為台灣經濟盡了心力。而十大建設的陸續完成，讓台灣擠上了亞洲四小龍，心中有莫名的興奮和驕傲。

但是現在的台灣是怎麼了？怎麼會有全國上下，不分本省外省，甚至不分男女老幼，全國上下一齊罵自己的國家領導人「笨」和差勁。從非洲的烏干達到了亞洲的北朝鮮，有這樣的國家，老百姓和輿論嗎？我不是馬迷，也不是國民黨員，對國內外政治活動的興趣是零。但是國家領導人代表的是國家，是全體人民的象徵。須要如此的自取其辱嗎？

再看看現在台灣的媒體和社會。以前坐在電視機前，看到的都是高速公路和市區街頭的車禍，再不然就是那一家或店鋪有火災。現在更不像話了。報的是那一個路邊攤有什麼好吃的。什麼彈牙，什麼很Q之類的。請問有那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電視台是如此報新聞的？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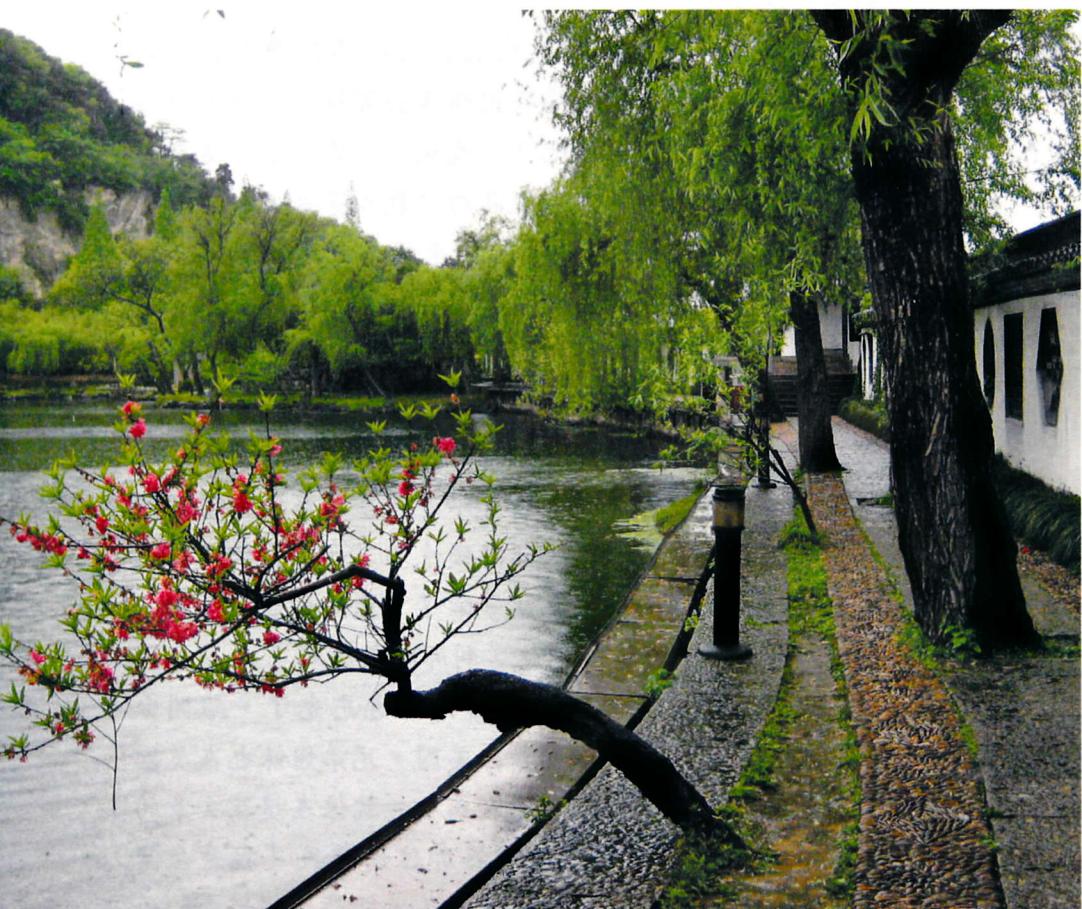
果只是那一天剛好沒有發生任何大小事倒也罷了。但是經年累月的報，難道這也是馬英九的錯，害得他們沒有新聞可以報？

猶記得一九九九年我代表公司從洛杉磯去上海設立公司。從浦東國際機場搭出租車去賓館。在路上師傅問我：「是來開公司的吧？」我說：「你怎麼知道？」他說：「我看多了，聽你說話的口氣和穿著，八九不離十。」聽說現在一猜，就是「是來找工作的吧？」

想說的是在台灣的鄉親們，咱們得加把勁！形勢比人強而且不等人。我們白領的月薪新台幣兩萬元很快就是亞洲的新低了。更可怕的是，對岸的經理人已經有世界觀和國際管理的經歷和經驗了。有許多人也通過工作單位要求到台灣來工作。這可不是惡夢是事實。他們可不懂得什麼溫良謙恭讓，到時候吃不了兜著走的是你不是他。年輕的啃老族，也該夢醒了。你、妳能啃多久？父母也會有「百年」的時候，到那時怎麼辦？

我沒有生在台灣，我的台灣話也忘光了，離開台灣也有五十年了，父母也葬在美國，兄弟姐妹也在美國終老，但我一點也不以台灣人為恥。就像在這篇文章的開頭，我很驕傲和自豪的回答那位新移民「我是台灣人」。雖然我只在那裡住了十七年，那最值得懷念的黃金十七年。

回顧



江南水鄉

談笑說生死

生死是一個非常重大和嚴肅的話題，怎麼可以拿來談笑？相信看到這個題目是你的頭一個直覺反應。的確，這人生第一等大事不容我們輕浮。但從我們老祖宗開始，就一直在迴避這個題目。譬如，他們會聲東擊西的說「未知生，焉知死？」等等，這都在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大蜂窩，得小心對付，否則麻煩大了。我也一樣，所以用談笑兩個字，但態度基本嚴謹。

既然麻煩，為什麼要談？因為在我們內心的深處，在看到親人喜得寶寶時，在遇到我們自己人生的大關，在午夜夢迴一個人孤獨時，在看到至親的病痛無助時，我們都會捫心自問「什麼是生？什麼是死？我又知道多少？我將來是否也像他們一樣？」但是，在親人朋友之間，在同事同學之間，大家又好像有所顧忌的避免討論。所以才有本文的催生。

生死兩極，談「生」比較容易。在這方面科學比較進步。兩情相悅，娶妻生子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再說，除非來得突然，或者不是時候，或狀況不對，否則高興都來不及，誰還來跟你正經八百的討論呢？再說，生都生了，還「討」什麼「論」？

只是有一點，想藉此機會向諸位請教的，就是我不

明白為什麼同一天生的人，他們的個性、前途、命運都會完全一樣？又為什麼前後兩個禮拜生的人和每一年同樣是這兩個禮拜生的人，他（她）們的性格、遭遇和嗜好又完全一樣？前者是指依生辰八字算命，後者是指同一星座的人。如果說那些都是鬼扯，請問，那又為什麼不分中外，男女老少，都要去瞄一眼，看看自己今天運氣如何？什麼地方要小心一點？

再回到生死兩極。說到死，那就複雜太多了。首先，在科學上就有缺口。我們在醫學上都知道病亡的過程和死因。但完全不明白死亡以後的一點一滴。家屬從醫生得到的最後訊息是「對不起，我們已經盡了全力，但迴天乏術」。而其他的管道，從科學家、宗教家、心理學家到哲學家的說法，也多半令人難以折服。好像也好不到那裡去。但基於某些頗為值得探討的理由，或多或少。我們也順理成章的接受這個事實，說「人死不得復生，入土為安」而輕易的放過或規避這個項目。

十幾年前有一位國外的心臟科醫師因為常有機會接觸到死亡的病例而做了個案調查和分析。他的報告非常嚴謹，所以用「瀕死」兩個字來定義他研究的個案而不是「死去又復活」。他用親身接觸到許多已經宣佈死亡後又活回來的個案來描述這個題目。在這裡我特別引用一個不可思議，但又淺顯而易懂的例子來吸引你的目光繼續讀下去。

他有一個同行告訴他這個親身經歷的個案。這位同行為一位患者在手術室進行搶救手術失敗而宣告患者死亡後，患者卻在數小時後又突然活回來了。那位患者告訴替他動手術的醫生說，在醫生宣告死亡後，他的身體還躺在手術檯上，但靈魂昇到手術室的天花板上，他看到醫生和護士們在清理手術檯。這時他看到手術房靠牆的櫃頂上，有一個棒球套和一個棒球。那位醫生覺得不可思議，馬上請工人上去看。果然拿下來棒球套和棒球。

我們的頭一個疑問是；這是捏造的故事嗎？答案：以這個醫生的身份和他在做的研究項目，有捏造的必要嗎？其次是，是這個患者捏造或幻想的嗎？答案：他如何在醫院裡短時間憑空去弄一個棒球套和棒球來？而且對他又有什么好處呢？出風頭，賺外快嗎？想想，如果是你我，我們會去搞這種麻煩，去出名或賺外快嗎？別忘了，他那時是九死一生，剛撿回一命。

如果是真的事實，那問題就更大了。第一，證明每一個人或某些人有靈魂，而且在生前就附在身上的。第二，證明人在去世後靈魂脫離身體。第三，證明靈魂在脫離身體後是昇上天去，而不是留在地面，或到處飄流。

相信看到這裡，有些為反對而反對的讀者們，頭一個反應是「你可能犯了以偏蓋全，以偶為常的毛病」。

沒錯，這是特例，因為有物證。但那位做這個研究項目的醫生，是拿六百多個案例來研究，而不是光憑這個案例所下的結論。

其實我想講的這不是重點，好戲在後面。這位做這項研究項目的醫生前面說過，他是一位非常嚴謹的醫學家。他分析了那六百多個案例，先調查他們的背景。在年齡、種族、血統、生活環境、學經歷、社會層次、宗教信仰方面，完全沒有數量或比例方面的突出。再其次，找出共同點。首先絕大部份患者說，他們都經過一個非常明亮的隧道。醫生說那是因為臨死時瞳孔放大的緣故。其次大部份人都說他們立刻感到非常的溫暖和心情愉快。醫生說那是因為掌管疼痛的神經不起作用了。再其次有一半的人並不一定急著要回陽世，醫生說那是因為在痛危前經歷了諸多精神和肉體上的折騰，現在疼痛減輕了，感到暫時溫暖了，在心理上當然有所不捨和留戀。

在所有的「瀕死」的記錄中，他歸納到的相同或類似的「記憶」如下：首先，絕大部份的人都有著相同的經驗，就是剛開始的時候都經過了靈魂離開身體的過程。然後通過溫暖明亮的隧道，來到了他們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在那裡他們所遇到的「人」都和他一樣，沒有肉身。他們無法確定穿著的款式，但知道不是裸體。其次他們都很友善，而且溝通沒有問題。其中有少數的

人還遇到已逝世而相識的人，但雙方都沒有顯示出驚訝的表情。最後他們都不記得或不知道為什麼又回到人間。

精彩在那裡呢？這位做瀕死研究的醫生在隨後的數年內繼續追蹤這些個案，倒不是無聊到想看看他們後來有沒有死？而是在了解他們以後的生活中有沒有共同的特點。他發現了兩個共同點：頭一個是他們都不再向外人多談他們的過去或那些瀕死的經歷。第二是他們都非常用功專注在知識的吸收和經驗的累積上。換而言之，都非常用功。不再浪費時間在無聊的聚會或娛樂上。

這又有什麼精彩呢？好，那我們設身處地的為他們想一下。如果我是他們，我為什麼要那樣做？因為第一，來日不多，這次沒走是運氣，可沒有下次了。第二，既然什麼都不能帶，但我腦海中的學識和經驗都還在，可見這是唯一能和我共甘苦的。其他的，還真是身外物。因為連臨終穿在身上，醫院的睡袍都不能跟著走，遑論其他。第三，如果下次真的走了，我什麼都不能帶，可見我要去的地方，一定也只有靠我的學識和經驗。那麼我這次回到陽間後，是不是盡快的把知識學問再加強一點。畢竟這是唯一能跟我走的東西。您覺得我這樣的推斷合理嗎？

那麼，請問精彩到底在那裡？如果您用膝蓋想一想就知道。這樣說來，那些去過又回來的人，都知道我們

不是一死百了，而是會去一個地方。那個地方，我還是我，但已經沒有肉身，其餘的都沒變，包含我的個性、記憶、嗜好、脾氣等等。所以那些回來的人，回來後都知道，將來會再去那個地方，既然什麼都不能帶，也不需要帶，那就趕快學點東西以備將來之用吧！

慈濟的證嚴法師在她的「靜思語」中說了一句名言「萬般不帶去，只有業隨身」意思是說，我們走的時候什麼都不能帶，只能帶著記錄你這一輩子的成績單去。希望我沒有誤會她的意思。現在看來，搞不好，我們還可以多帶一點東西去。那就是我們在現世上所學的東西和經驗。其他的，無論是黃金還是美鈔，都不能帶。更不能只帶小三，元配留在陽世。

有一個千古名言，放諸四海皆准。叫著「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人生苦短，青菜蘿蔔，自己挑選。如果你不信這一套，那就另選別套。如果信這一套，就高高興興，充充實實的過你現在的每一天。因為就算走到了尾聲，還有另外一個世界在等著你。何況你還是你，只是沒有肉身而已。

那你的意思是說，好死不如賴活囉？答對了一半，活還是要活，但別賴。現在流行慢活、樂活等等。我覺得，最重要還是「好活」，好好的活。畢竟我就這麼一個我，過了這山，就沒有回頭路了。而且別忘了，去了那裡，雖然我還是我，但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回不來

了。現在的山山水水，親人朋友都暫時無法再相見了。千山萬水我獨行。所以現在就要珍惜一草一木和每一個打過交道的人。

最後，借用名導演張藝謀所拍的電影片名來祝福大家，「活著」就是幸福。

回顧



悠閒的北歐

北歐之旅感言

旅行社安排的路程是先從美國飛到哥本哈根，上船去東德的港口再乘車去東柏林。回來後再乘船去愛沙尼亞的塔林，再去俄國的聖彼得堡。玩完後，再去芬蘭，再回丹麥。現在東西德統一了，該叫德東，但習慣了，還是叫東德吧。

在去東柏林的路上，令人驚訝的是沿途人煙稀少，公路兩旁看不到市集，看不到人煙。連豎在公路旁的廣告牌都沒有。真是了無生機。聽同去的朋友說，他們在美國的華人教會還組成了短宣（短期宣教工作）去了東德，幫助那裡的中國留學生，替他們洗衣燒飯，照顧日常生活。因為許多從大陸去的留學生，到了那裡才知道唸書、工作和生活都非常困難，又不想回大陸。因而淪落到酗酒吸毒的不少。

令我百思不解的是，為什麼同樣是共產國家，大陸經過卅年的改革開放，如今經濟蓬勃發展，傲視全球。而同樣是日耳曼優秀民族的東德人，沒有戰亂，沒有外患。而今卅年過去了，仍然是如此的落後，貧窮？看來我們還是得感謝小平同志和那些追隨他的人。沒有他的「發展是硬道理」和堅毅不拔的決心，大陸是不會比現在的東德好到那裡去。

我們從東柏林回到船上，去了愛沙尼亞的首都塔林，就好像從地獄到了天堂。那裡鳥語花香，綠草如茵。黑色尖頂的塔尖，紅白兩色的土牆，散落在古色古香的村落和城鎮中，比比皆是。愛沙尼亞人知道他們國脊民窮，只有靠觀光才能維生。所以處處可以感覺得到他們對古蹟的保護，對觀光客給予的方便和尊重。當然說穿了，這些都是生意經。所謂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有不同。

離開了可愛的愛沙尼亞，乘了一天的船，終於到了俄羅斯，而且還是最具有歷史和文化水平的大城，聖彼得堡。迎接我們的地陪是一位俄羅斯姑娘。她說得一口普通話，流利到令人驚嘆。譬如她會說此地的冬天會冷得「夠嗆的」。原來她曾去上海讀了兩年中文。難怪！

聖彼得堡歷史悠久，歷經許多能幹又醉心西方文化的統治者，他們都主張俄國要全盤西化。所以把此城建造得非常近代化。該城是海港，由數以百計的小島合組而成。所以到處都是雄偉寬廣的橋面聯結而成。為了衛生和排水，地下的排水溝更是網羅密佈。

說來慚愧，我們今天不遠千里，參觀他們最引以為傲的皇宮，冬宮和夏宮，卻是兩百多年前，殘酷的暴君們驅使了成千上萬的奴工們打造而成的。不但如此，暴君們還不惜工本的把當時藝術品中，最先進的許多西歐的藝術品搜購到宮裡來。所以我們今天在博物館裡見到

的寶物大半是西歐的。當然，也有他們自己的作品和他們陸續從西方買來的，像畢加索的大幅油畫等等。

在去夏宮參觀時，因為是最熱門的景點之一，所以有經驗的地陪一早就催我們早早出發去排隊入場。果不其然，我們還是在外面等了一個多小時才進得了門。博物館當局，好心的安排了一些退役的軍樂隊在門口，穿了軍服演奏軍樂，以娛枯候的嘉賓。演奏得最多的是美國國歌，其次就是「義勇軍進行曲」中國國歌。看來來參觀的，還多半是美國人和大陸同胞。

我請教過前面提到的地陪，為什麼以俄國人如此的愛好藝術和文化，而流傳到海外，至少在華人圈裡，最耳熟能詳的俄國歌曲卻是「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她想了想才告訴我說，是因為當時要遷都，從聖彼得堡到莫斯科，為了鼓勵居民多遷往莫斯科，才大力推廣的。讀者中，一定有許多這方面知識豐富的，可否印証一下？

離開了聖彼得堡來到了芬蘭的首都赫爾辛基。那個以手機 Nokia 出名的地方。芬蘭地小人少，卻不靠觀光維生。導遊說他們有全世界最令人羨慕的福利制度。但更令人佩服的是人人守法，勤勞的工作和休閒。沒有人因此而好吃懶做，或者 try to beat the system。我不相信他們是太笨，或者基因好，或者是信仰的因素。導遊也說不出一個令人折服的理由。總之，是一個成功的社會主義的範例。您說呢？

北歐是一個蠻特別的地區。幾乎沒有悠久的歷史文化，沒有冷熱適宜的氣候，沒有肥沃的土地平原，也沒有幾千年的歷史和時間來培育人才和文化。但卻是世界上絕無僅存的樂土。自由和諧的社會，民主的政治體系，公平競爭的經濟制度，和完善的社會福利政策，使他們經歷了兩次大戰，避開一次東西冷戰，卻仍能保存了這個完美的地區和制度。難到是上天的偏愛，還是他們的努力和智慧？

繞了一圈，越過了波羅得海又回到了丹麥的歌本哈根，看到了安徒生的美人魚，內心有無比的愉快，寧靜和自在。原來最美的地方就是你所在的地方。最美麗的人就是你自己。最好的時刻就是現在。不是過去，不是未來。我知道你一定會說「這還用繞一大圈才知道嗎？」如果你會有這樣的懷疑，那就是因為你沒繞這一大圈。不妨去繞一大圈試試看，你就知道了。記住，不是出門兩天就回來，而是出去兩個禮拜以上再回來。那樣才是一「大」圈。



哥本哈根的美人魚

人在做，天在看

如果你有機會到台灣鄉下和老百姓聊聊天。問問他們對於信仰的看法。大部份的人，會被你的問題嚇到，會不知所措的亂以他語。但是如果你能夠耐心的問他們：「你相信，人在做，天在看，這句話嗎？」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人會回應和點頭的。

在討論和分析這個問題以前，讓我們略為談談這個題目的背景。一般的人，馬上有下列的問題：「為什麼是在台灣，不在中國大陸或上海或北京問？」。其次：「為什麼只問台灣鄉下的農民不問台北的白領？」等等。其實答案簡單。因為這是我個人主觀的看法。我認為他們比較不會掉了頭就走，或者瞪以白眼。而且他們也比較沒有心機，肯說實話和真心話。實際上我也的確問過這些問題，雖然只問了少數的一些人。那就算我是「以偏蓋全，以偶為常」好了。

在和他們閒聊時，也得到了下列普遍一致的看法。像是：人不能做壞事，做了會折壽（台灣話叫天壽）。譬如，孝敬父母，愛護弟妹是天經地義的事，不需要問為什麼，去做就對了。其次，我們要誠懇的做人做事，不可以做傷天害理的事。他們也相信「好人有好報，壞人有壞報」。老天會有報應的。而且老天會特別眷顧慈

厚的人，台語叫「天公疼憨人」。其實這些自古就相傳的想法和做法，早已深植人心。大家只是一代又一代，祖孫相傳的傳承下去。不但如此，還擴散到所有的五十六族，和鄰近的韓越兩國。

其實我們這些在都市叢林中打拼的人，不也有許多的潛規則。譬如我們都知道「欺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們也知道「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如果肯讓你白吃，一定是 too good to be true！要小心，別上了套。譬如所有的東西都有一定的價格，你我一定要花這個代價才能擁有。所以別太相信免費或者不要錢這回事，只有「不買最便宜」。再譬如「東西貴有東西貴的理由，東西便宜也有東西便宜的原因」。最後一個譬如，我們都相信也知道，天上不會掉下餡餅來。

話愈扯愈遠了。言歸正傳吧。一般來說，中國人為什麼會敬天呢？最初的原因是因為對大自然的敬畏。覺得自己渺小，覺得人無法勝天。中國人尤其古早時代的中國人，科學和常識都沒像今天這樣廣泛和豐富。敬畏之心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方面，中國人又非常務實的在做人處事。凡事都從實際和實踐著手。既然天那麼高又那麼遠，顯然他是高高在上，無所不在看顧著我們。春天給我們萬物發芽生長，夏天給我們陽光和雨水灌溉，秋天給我們秋高氣爽，好讓我們收穫，冬天讓我們冬藏和休息。然後一

年復始，萬象更新。既然有了一個什麼都能掌管的天，我還需要什麼其他的神明呢？雖然祂偶爾也會發發脾氣，發一個風不調雨不順的小脾氣，但那是因為我們沒順了祂的意，或者是那個代祂管理我們老百姓的皇帝，沒做好他該做的事，才得罪了天的緣故。

如果我們碰到了罪大惡極的人，我們把他恨得牙癢癢的，但又罵不過他打不過他的話，我們就會找個台階下，阿Q一下，說他終究會遭「天」譴的。如果我們告訴無門的話，我們就會問「天理何在？」。凡事都有一個合情合理的解釋。如果解釋不了，那就歸之於天。我們老中，就這樣心安理得的過了五千年。直到賽先生（science 科學）來到中國才翻了天，那個幾千年一直以為的天。

賽先生到中國來有一百年了。在了解到我們只是住在一個滾動的地球上面，太陽只是一個巨大的火球，而那蔚藍的天空卻是一個一望無垠的空間時，我們老百姓一時無法適應。但是那些可愛的知識份子，卻迅速的接受了這個殘酷的現實。在宇宙觀上想立刻尋替代「天」這樣的東西。不幸的是，無論那種宗教、信仰、科學或是理論都不能全面性和一致性的，取代了「天」在我們中國人心目中普遍的信仰和情感。

就是在一般的知識份子當中，也是各取所需，各自取得可以接受的各種信仰和說法。真是到了百花齊放萬

家爭鳴的時代。各種外來的宗教，思想和主義也紛紛的擠了進來。一直到東方出了個紅太陽，這才算是定於一尊。但這也還不是在現今歷史上和地理上的全中國。

有一個說法是說「天」不會直接下命令給你要你做什麼和往那裡走，但他會「看」。這就夠了。祂給我們自由和自主的放手去做，但祂會用間接的方式，讓你領悟到祂的存在，以便給你機會來作自我調整。如果你一意孤行，惡果也會及時出現的。所以說「人在做，天在看」是這個意思。你也許覺得這未免太玄和像是在自說自話吧！先不要搖頭和嘆氣。你只要心平氣和的回想你自己的往事和經歷，難道都沒有一件符合上述的情況嗎？這當然是個無法 QED（證明）的想法。但是重點是祂是「在」看，而且一直在「看」。這個自由心証只有自己去體會才行，旁人是幫不了忙的。如果你沒有這種 feeling 大概這個模式不適合你。那您就請便，打著燈籠找到為止。我們不會給您穿小鞋的。

說了老半天的廢話，到底讀者您找到沒有？而又是如何看待「人在做，天在看」這回事呢？其實答案早就在你的心中。你只是不說罷了。也就是說「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就像是瞎子吃餽飪，各人心裡有數。不也就是「一人一個號，各吹各的調」嗎？

回顧



西北大漠

其言也善

聽聽蘋果創辦人喬布斯最後的遺言：「人的一生只要有夠用的財富，就該去追求其他與財富無關的，應該是更重要的東西。也許是感情，也許是藝術，也許只是一個兒時的夢想。無休止的追求財富只會讓人變得貪婪和無趣，變成一個變態的怪物，正如我一生的寫照。上帝造人時，給我們豐富的感官，是為了讓我們去感受他預設在所有人心底的愛，而不是財富帶來的虛幻。我生前贏得的所有財富，我都無法帶走，能帶走的只有記憶中沉澱下來的純真的感動以及和物質無關的愛和情感。它們無法否認也不會自己消失，這才是人生真正的財富。」無怪乎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這是他生前最後的遺言。句句真誠，直達人心。在汲汲追求人生的目標和過程中，似乎值得暫時停下來想一想。他的生平人人皆知，無須在這裡重複。真不愧是賈伯斯。無論做什麼，說什麼都精彩萬分。

其實還有一個比他更精彩的人，那就微軟的比爾蓋茨夫婦。在我敘述他為什麼更精彩以前，先回答一個技術性問題。細心如你，一定會問為什麼是夫婦而不說比爾蓋茨本人呢？太太們不都是在幕後幫老公「煮飯的」嗎？不然，一點也不然。比爾今天沒有他那個煮飯的，

相信他會得到和賈伯斯一樣的下場。倒不是說他也會得胰臟癌，英年早逝。而是他也會追逐金錢名聲，到死方休。

蓋茨太太在贏得比爾的信任後，枕邊細語的告訴他，追求財富和事業上的成功是無底洞，永遠填不滿，只有把公司交出來，全身而退的去做公益才能得到永恆的幸福、寧靜，以及滿足。冰雪聰明的比爾一聽就懂，而沒有說：「妳這婦人，妳懂什麼，妳瘋了嗎？」他在以後的三年內完全交出經營權，而且把他所擁有的股票，除了生活費外完全交給以他們夫婦為名的基金會。這些年來這個基金會主要的工作和方向是如何幫助非洲的窮人脫離貧窮和疾病。

不但如此，他夫婦還說服了另外一位好友，也是億萬富翁，那就是股神巴菲特。巴菲特也是怪胎，他居然肯把他老人家的財富，百分之七十五，全數捐給蓋茨基金會。不但如此，他還特別公開申明說：「只要蓋茨夫婦還主持該基金會，我絕不過問該基金會的運作。因為我只懂得買賣股票。」蓋茨夫婦真是好命，有這樣的好朋友。

說到巴菲特，他還有一個令全世界人肅然起敬的驚人之舉。他給他的每一個成年子女每人美金一百萬。我們聽到的頭一個反應多半是：「你這做老爸的怎麼這麼小氣，你這個做億萬富翁的老爸，至少也要給千萬以上

才像話吧！」那裡知道精彩的，還在下面一句。他告訴每一個子女：「每人一百萬是只限於給你們去做慈善事業。至於你們的生活費，你自己另外去賺。」

當然不是每一個有錢人都像這幾位那麼心懷天下的。像史坦福大學的創辦人史坦福。百多年前他在美國西部因開拓鐵路而成鉅富。因愛子早年英逝，為紀念兒子在舊金山南面設立大學。據說夫婦兩人當初只想到哈佛大學去捐幾百萬塊錢。結果哈佛接待他們的人，嫌他們穿得土裡土氣，木納得很，沒把他們放在眼中。史坦福太太回家後對她丈夫說：「我聽說，在舊金山，幾百萬就可以開辦一個大學了。咱們去那邊吧！」今天你有機會去史坦福大學參觀，你一定會佇立在校中心史坦福教堂前攝影留念。那個美輪美奐的教堂，不知包含了多少這對老年父母對兒子無邊的愛和思念。

臨終慚愧也好，關懷天下也好，紀念兒子也好，我們的一生都太短促了。活得豐富，健康和有意義是每一個人的理想和目標。但不是每一個人在臨去前都能達到這個目標。更多的人是在快走前才領悟到，就像賈伯斯那樣。聰慧如你，要如何走下一步呢？

回顧



武夷山麓

趣談義工

義工就是義務工作的簡稱，也叫志工，志願工作。有名的組織，在國外是紅十字會，在台灣有慈濟功德會。尤其後者，在華人社會和其他地區，每逢天災都會在媒體上看到那些穿藍上衣白長褲的天使們，活耀在每一個災難的場合。

其實義工有許多種，形形色色各有不同。今謹就筆者有參與的來和大家分享一下。頭一個是在南加州一個非常著名的圖書館，漢廷頓圖書館，他們蓋一個中國式的花園，首期工程的預算是美金一千四百萬。我去的時候是在募款的尾聲，他們成立了一個中國小組。我是新加入的菜鳥，所以分配到和一位資深義工領導一起跑。半年下來，才看到人間百態，開了眼界。

有一次，經同學介紹去拜訪他公司的老總，身價上億，看看能不能有點苗頭。同學已經事先警告我，他的老板非常的尖酸刻薄加小氣。我想都是台灣來的，再怎麼也不至於過份吧。who 怕 who？開門就上了。那知菜鳥就是菜鳥，一句話就被趕了出來。老板說：「我們都是從台灣來的，辛苦打拚才站住了腳，這樣吧！我也不為難你，讓你空手而回。所以，你捐多少，我也捐多少，你看這樣行嗎？」怪不得我領導說了一句名言「全

世界最困難的事，就是向非常有錢的中國人，找他們捐錢做公益事。」還真不假。但說歸說，那兩百萬到後來還是捐到了。中國庭園也開張使用了。

筆者現在參加的義工是在南加州華人基督教的義務工作。剛去時的動機，只是想去學點 iPad 2 少繳點費。等到上了幾堂課和他們的工作人員有了接觸後，才知道 他們還真不簡單。第一個了不起的是他們不傳教。第二個了不起的是只收象徵性的材料費。第三個了不起的是，除了極少數的行政人員，每一位老師及工作人員，都沒有薪水或鐘點費。

每年春秋兩季，他們都會辦了一個義診的活動。參加的人只要繳廿元，就由志工護士來抽血。廿元是給醫院的驗血化驗成本費。兩週後，再來服務中心，由志工醫生當面用普通話或廣東話來說明化驗報告的內容。並把化驗報告給了本人。許多從大陸或其他地區來的新移民，他們的父母來探親，多半是沒有醫療保險的。所以這項服務，對他們來說是很有意義和實惠的。這項活動參加者都非常踴躍，每次都在數百人左右。

即使這樣有意義的活動，我的一同做志工的夥伴，還跟我抱怨說：「這原先是針對年紀大沒有保險的活動，卻來了許多年輕人。」我說：「這有差嗎？不都是服務普羅大眾？」他說：「才不，他們多半有醫療保險，或者家中有錢，付得起醫藥費，卻來這裡貪小便

宜。」我說何以見得？他說：「你沒看到嗎？那些低頭族，人手一支 iPhone 5。」

我的另外一項工作，就是替來訪者看英文信。大部份是幫忙申請社會福利。那些個別的疑難雜症，因為涉及個人穩私就不在這裡述說。相信讀者的頭一個疑問是：「他們的兒女難道就不管了？」答案太簡單了。如果管，還會來你這兒？一句話，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難怪許多同工，一同工作的義工，都說做義工最大好處，就是學會了珍惜。珍惜自己現在擁有的一切。

來找我們幫忙的多半是在生活上比較困難和無助的，所以我們都格外的謹慎。在言辭上，在行動上都保持著親切的態度，才能順利完成任務。有一次有位操廣東話的老太太，由女兒帶來找我寫封信給政府。寫完信女兒扶出去後，她又偷偷的一個人回到我的桌前，塞給我兩塊錢。當時好感動，很想收下那兩塊錢，帶回家，裝上鏡框掛在牆上。但人卻馬上站起來，回絕了她。知道萬萬不能這樣做。她們這點心意，就是我們做義工最大的回報。

累積了一年的義工經驗，終於離開了菜鳥階段，升級做老師。筆者任教一班入籍課程。所謂入籍就是拿了綠卡五年後可以申請加入美國籍。為什麼要教呢？因為，申請入籍者，要填一張英文的申請表。面試的審查官員，根據這張申請表來核實你的申請材料。另外在審

核面試中，也用英語考考你作為一個美國公民最基本的英語和常識。

剛開始時我不明白這些中年人從大陸來到美國，好不容易有了綠卡，為什麼還要不辭辛苦的要入美國籍。原來是有了美國籍就可以申請住在免費的老人公寓，同時還可以領取政府的補貼生活費。我想最重要的，還是不用和兒女一起住。不麻煩兒女，給他們留點空間。真是天下父母心。

每班的同學，大家目的都一樣，就是通過口試，做法卻各有巧妙。還真是華人新移民的縮影。有完全放棄的，來這兒純聊天。也有態度極為嚴肅認真的。其實表格裡問的就是生活上那幾樣。關鍵還是英文。所以我的重點還是教英文。他們老抱怨說老美刁難。我安慰他們說：「如果美國人到了北京，申請咱中國籍，請問如果您老要是主考官，您怎麼著？」他們都樂了，笑的不是我說的內容，笑的是我那南方人荒腔走板的普通話。

其實做義工的技術含量不高，而且主辦單位都非常尊重義工的意願。做了以後才知道什麼叫「助人為快樂之本」。如果我們能抱著「無求」的心態，您一定會滿載而歸的。要不試試看？

回顧



奧立崗湖畔

楓葉之旅感言

今秋我們夫婦倆和朋友董君相約去賞楓。先從新澤西州出發，經過紐約州前往緬因州和加拿大的蒙特婁、魁北克等地看賞楓葉，再到美國麻州的波士頓，最後回到新澤西州。繞了一圈，圓了今秋到美加欣賞楓葉的心願。

在去加拿大之前，沿途上就已經感到秋的氣息。公路兩旁的樹木都已經逐漸換上了秋裝。金黃色的樹葉在蔚藍的天空裡，更顯得分外的美麗。真是秋高氣爽，滿山秋色。

賞楓之前，順道去了西點軍校，參觀了培育美國陸軍軍官的搖籃。學校在紐約的北面，哈德遜河畔，風景極佳，是個值得一遊的好地方。時值美國國會和總統鬥法的時期，不知道會不會開放參觀。門口的警衛，看了一下我們的駕照，伸手一揮就放我們進去了。記得N年以前在北京，朋友開車帶我在高速公路上兜風，遙指著路旁一幢雄偉的建築物，說是中共中央軍委的所在地。我還開玩笑的說：「可不可以再門口照張相留個念？」朋友滿臉嚴肅的回答：「你最好連想都不要想。」西點軍校當然不能和中央軍委相提並論，只希望有一天，我們到那裡都可以自由自在的拍照留念。

從西點北上沿著高速公路，滿山的楓樹松樹和那些不知名的樹，都撲面而來。微風從山間吹來，那些不同顏色的葉子在空中飛舞著，向大家述說秋天已經來了。沿途有許多小湖和河流。高大壯碩的樹群，沿著湖邊倒影在湖面上，真是美麗又壯觀。遠遠望去，形成一面一望無際的屏風，讓我們在大自然的懷抱裡，讚嘆著蒼天給我們的禮物。

一到加拿大馬上會感覺是離開了美國，原來加拿大東部有一部份區域是法語區。而我們要去的地方正是。去的地方叫 Montreal，一般中文翻成蒙特婁。當地的僑胞取了個很好聽的名字叫做「滿地可」。一個繁榮的大城，居民十分友善。我們一個人也不認識，也不會說法語，以前也沒去過，是標準的自由行。在市中心停了車，正在研究如何在路邊付費停車時，就有當地居民熱心的過來，用英語問我們要去那裡。眼看天色已晚，就問了去中國城的路。果不其然，十幾分鐘就到了。

到了中國城，抬頭一看，令人動容的是，在最熱鬧的一條街上掛了兩條橫幅，上面掛了無數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小旗子。在今天，連每年雙十都回台慶祝的前歌星兼電視主持人，也都到北京去朝聖了。在台灣更難得看到有哪個民間社團，過雙十節還掛旗。而在這個幾千里之外的地方，卻有一群華僑，會想到每年雙十掛旗慶祝。或許這只是一百多年來，他們年年都會想到和懷念

他們的老鄉，孫中山，那個曾經在這裡用廣東話，勸說他們推翻滿清的廣東人吧！

我們的下一站魁北克，是法語區的大本營。除了語言和文字是法國的，最特別的是一切都是公制。度量衡是公尺公斤公升，溫度是攝氏不是華氏。汽油是公升不是加侖。其他的，反倒看不出来在日常生活上有那裡不同和不便。可見大部分的制度和規定，都是人為的，主觀的。

魁北克是個港口，美國和歐洲的觀光郵輪和各地來的貨輪都可以在此停泊。也可以從這裡穿越聖羅倫斯峽前往美加交界的五大湖和中西部。號稱交通便利，四通八達。不敢說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但在各觀光景點和餐館裡，都可以看到許多操著普通話的中國遊客，就知道這是個熱門的觀光景點。

今年的十·一長假，中國遊客在全世界都有他們的蹤跡。一下子來了那麼多中國人，自然引人注目。再加上難得出國一趟，總要買些禮物犒賞自己和家人。旁人看了，就會以為是在灑錢和擺譜。其實世間任何事，都有正負兩極的看法。平心而論，一般的人，沒有人會和自己的荷包過不去。換成你我是大陸遊客，你會騷包到那個程度嗎？不會吧！當然不會。所以說：「沒事，真的沒事。」

從加拿大回到美國的路上經過國境的關卡，也只是

問了幾句，驗了護照，三兩分鐘就過了國界。問題是北邊的人說法語，看法文，南邊的人說英語看英文。兩邊相隔不到幾英哩，開車只要十分鐘，這兩邊的人難道都老死不相往來？該不會每個人都神勇到兩種語言文字都會吧？那不也累死人了？

在回程的路上，還特地彎到布朗大學去看看。布朗大學校舍在半山腰，面對著港口，樸實的校園正培育著莘莘學子。那裡出了一個有名的數學家，陳省身教授。斯人不知還在人間否？在校園中尋找一些能夠留下鴻爪的地方拍照時，有位女學生路過問我，有沒有可以幫忙的地方。我問她：「妳們都這樣幫助陌生人嗎？」她說：「我媽上次來這裡看我時，也遇到陌生人幫她找地方。她告訴我，以後也要如此行。」可見天下父母心，人間處處有溫暖。

終於來到了美國東部歷史悠久，和最具有美國文化特色的波士頓。波士頓在還沒有發明都市計劃和交通規則以前，就有了市集和住家。所以交通是一片混亂。而每位汽車駕駛同志，又都橫溢著才華和藝高人膽大的特性。彼此都有默契，在零點一秒內化險為夷，相互穿越而過。我們這些從加州來的鄉巴佬，看得目瞪口呆，佩服得五體投地，只差沒有暈倒。

本來打算去參觀名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的甘迺迪圖書紀念館。但那天適逢兩黨惡鬥，當然不是國民黨和民進

黨。聯邦政府所有的機構都關門。不能入內參觀，只有在外面照相留念。貝老真是別出心裁，只用黑白兩色，外觀簡單到我也會設計。怎麼看也猜不透妙在何處，偉大在那裡。

在暮色中回到了新澤西州朋友家中。這段旅程也將劃上句點。其實人生不也像旅程一樣。從那裡來也都要回到那裡去。重要的是在這一段路途中，你去了那裡，遇見了什麼，又做了什麼。其他的都要放下和離開，不是嗎？

A photograph of a misty mountain landscape. On the left, a large, dark, craggy mountain peak rises, its slopes covered in dense green vegetation. To the right, another mountain peak is visible, featuring a prominent, rounded rock formation with several small trees growing on top. The sky is filled with thick, white mist, which obscures the upper parts of the mountains and creates a sense of depth and atmosphere.

黃山雲海

看不見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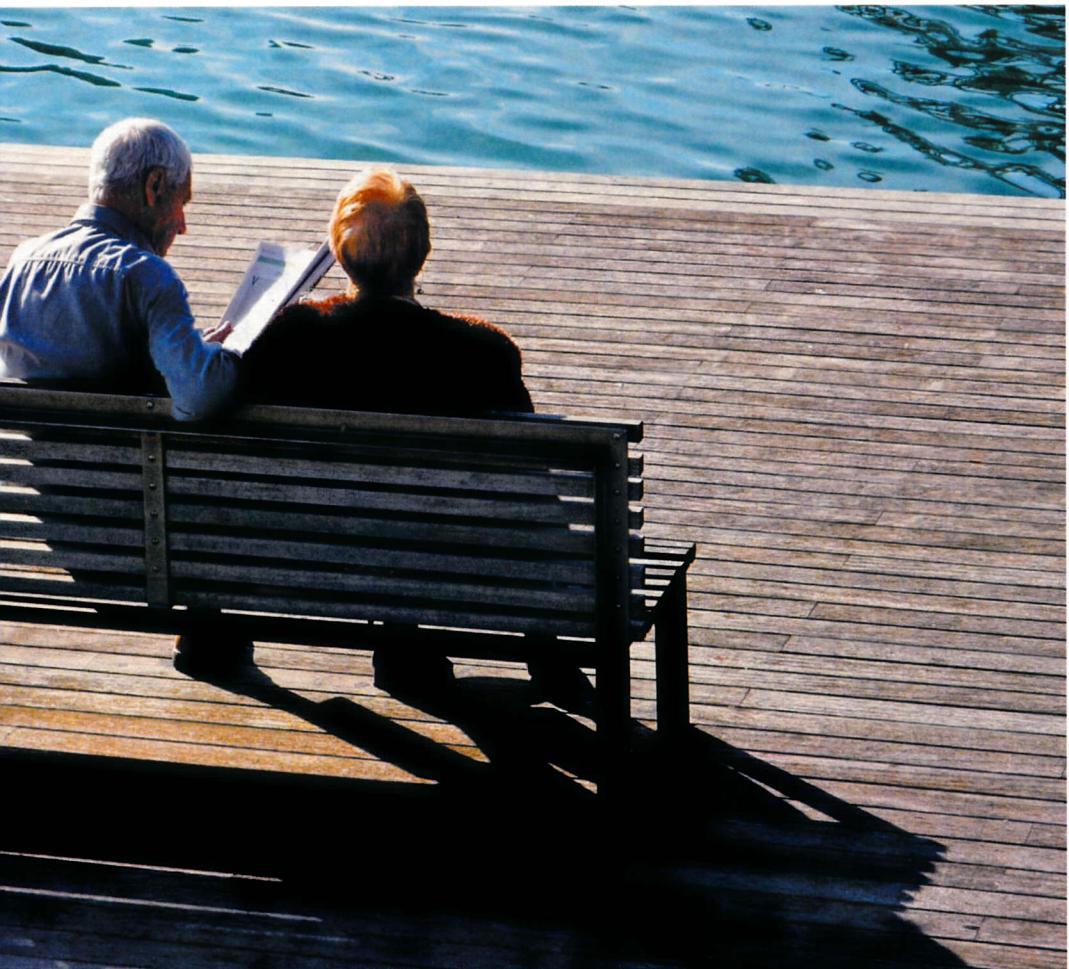
一九六四年的春天，我從台灣來美國留學。那年夏天我在路易士安那州正準備和同學們一同去紐約洗盤子打工，有位同學告訴我說：「我介紹你去我父親朋友的公司，看看他們能不能安排一個暑期工作。」我聽了喜出望外，立刻單槍匹馬趕了過去。那知見了面吃一頓豐盛的晚餐，還在他那豪華的家裡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就被趕了出來。原來他告訴我：「我們這裡暑假給學生打工的工作是在海灘上扛枕木來營建鑽井台，我不相信你們東方人的體力能勝任的，所以抱歉了。」

我只好一個人搭上灰狗長途巴士到德州的休士頓去投靠在大學時的同學。他也剛從台灣來，正在拿獎學金唸博士。人生地不熟，沒法幫我的忙。我就每天看報去應徵工作。到了第三個禮拜天，口袋裡只剩下五十元。或許你會問說：「等一下，你們不是每個人都準備了二千四百美元的保証金作為第一年的生活費嗎？」沒錯，但那是借來的，我們一到美國都馬上寄回去還了。同學安頓我住在一個美國老太太的出租房裡，房東告訴我，每天住一元吃一元，每次先預繳兩個禮拜。換言之，那個禮拜天我繳二十八元後就只剩下二十二塊錢了。

同學對我說：「今天是禮拜天不用去學校，你看看報紙有那裡有要人的，我開車送你去應徵。」我看到報上登載有一家汽車電影院，要找一位帶位員，我們就去了。在半路上同學說車要加油，就開到路邊的加油站停了下來。這時我看到對街有一家中國餐館，生意很好，就走到對面餐館去問有沒有工作。老板說：「你讓你同學先回去，今晚打烊了，我送你回去。」

就這樣我在他餐館打起工來。事後我問他：「你怎麼沒問我有沒有身份，有沒有經驗？又怎麼知道我能勝任呢？」他說：「我只想找一位年輕的中國留學生，來幫我經營這家餐館，我想去做房地產。但休士頓的中國留學生個個都有獎學金，我找了幾個月，沒有人肯來。」從那天起我就深深的相信，在冥冥之中，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安排我們生存下去，在默默的導引我們走那未來的路。

回顧



巴塞隆納的老人

老人痴呆症

我們兄弟姐妹五人，我是老大，老么小我八歲。十七歲那年喪父，先母一人把我們拉拔長大，她離開我們時，高齡九十二。在她走前幾年就有失憶症，俗稱「老人痴呆症」。身為長子的我，自然親身參與了對此症狀的了解和治療全程。

頭一個診斷出她有此症狀的還是一位從內地來的老人科醫師，那時因為剛開始發病，我還請教他有什麼治療方法和服藥。他告訴我這是自然的病症，沒有什麼特別的藥。他還說：「這是大自然的現象，她本人一點都不會覺得痛苦或不舒服，只是你們家屬看到難過而已。」

她的頭一個異於常人的舉動，就是每天都要問許多次「今天是禮拜幾？」慢慢的，一些沒有意義的話像「加州都好久沒下雨了」也都一再的重複。再過不久一些不常見的親友就不認得了。但對她的子女卻一直到臨終都銘記在心，永不磨滅。

在她走的前一年，食道退化到不能進食或飲水，改成灌食。那一年她都不曾問過我為什麼不吃東西。她已住進療養院，靠著每天直接輸入營養到胃裡。有一天麻煩來了。我看她時，她突然對我說：「你今天帶媽

去餐館，我想吃碗蝦仁麵。」我說今天不行。她問我：「為什麼不行？媽養你那麼大，你帶媽去吃碗麵都不行嗎？」我說下一次吧。她蠻失望的，但沒有吵鬧。等我要走了，她說了一句：「記得下次來看媽時，別忘了帶錢來。」這就是天下父母心，永遠關心和寬諒她的兒女。

在她臨走前兩個禮拜，她卻突然清醒了，找我去交代後事，說得頭頭是道。交代我去謝謝幾十年來幫助我們的親友，要我繼續照顧那早已成家立業，都快四十多歲的弟妹們。還囑咐我，她要和先父合葬，以及遵從教會的規定不可以火化等等。甚至交代我在她走時，我們不可以哭，因為她就要去見先父和耶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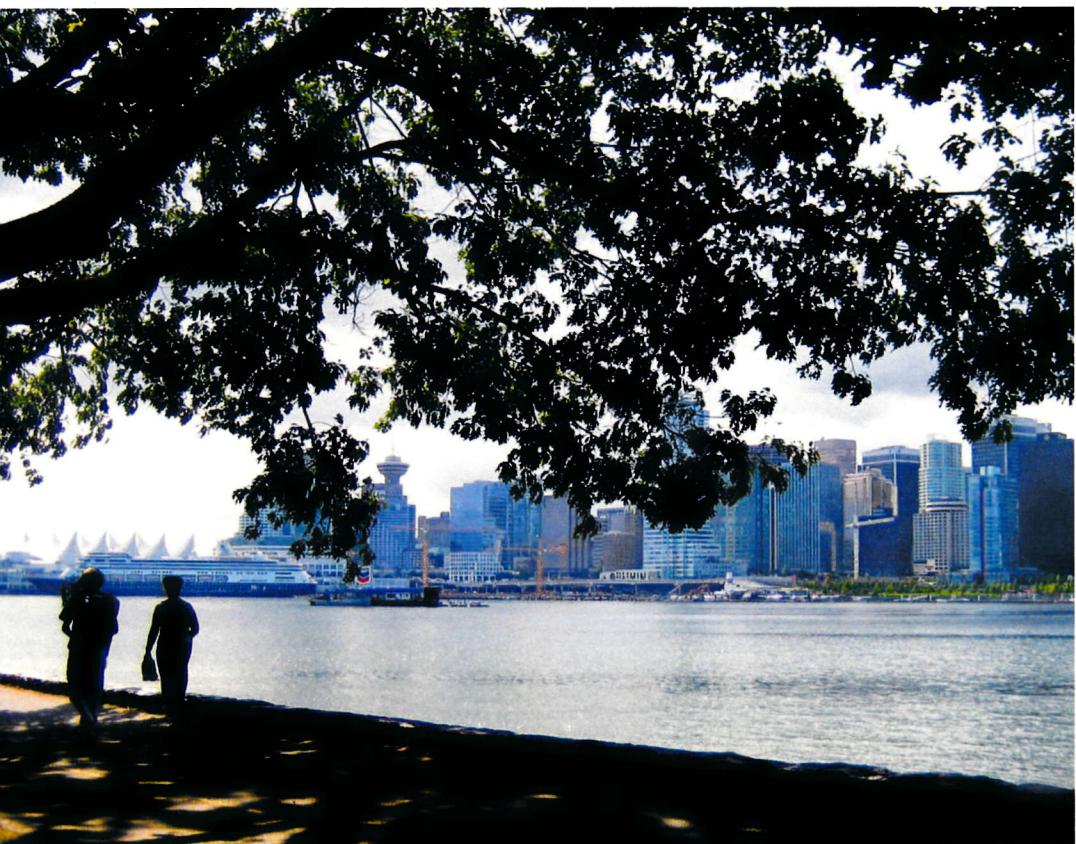
上天造人真是不可思議，令人百思不解。科學和醫學的診斷說的失憶症，一定有種種的科學根據和精準的研究結果。但我們常人所接觸到的活生生的病例，卻又是那樣的鮮明和怵目驚心。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在這醫學如此昌明的今天，還沒有盼望到明確的治療法。唯一知道的是在以前就傳說治此病有效的銀杏已證明無效了。

我已近入老年，常常忘這忘那，家人笑我是不是痴呆症開始了？我總記得那位內地來的醫生所說的「這是大自然的現象」那句話。所以盡量不放在心上。覺得如果得了老年痴呆症並不可恥，它是一種老年的徵狀而不是人性的缺點。更用不著嘲笑或看輕得此病症的人。因

爲你我將來都要衰老的。換而言之，以後也有機會患此病。

仔細想想，如果你我在走以前自己可以選擇那一種病去世，我一定選擇老人痴呆症。比起那些痛不欲生的癌症患者、還來不及說 bye bye 就走而且可能半身不遂的心臟病患者、每兩三天就要去呆坐在那裡的洗腎者、以及每天都要打針又不知道那一天才能解脫的糖尿病患者，你難道不覺得，對患者而言，老年痴呆症是最幸福的病嗎？

回顧



溫哥華湖邊

你幸福嗎？

如果你就在我的面前，我問你：「你幸福嗎？」如果你是男的，你大概會馬上閃人，心裡還嘀咕著：「今天怎麼這麼倒楣，遇到了鬼。」如果妳是女的，不是馬上瞪以白眼，大概也會馬上走開，好傢伙碰到了來吃豆腐的人。但不管你是男的或女的，事後真要空閒下來，也一定會問你自己：「我幸福嗎？」

為什麼會這麼難以回答呢？或者說，難以向外人啓齒呢？是從來沒有想過嗎？是幸福兩個字太抽象太沉重了？是怕說出來讓人笑話嗎？或者不管幸不幸福，都只有放在自己內心的深處，不可以輕易向「外人」說呢？

那就從最容易的地方著手。如果我們覺幸福兩個字太抽象了，沒法具體化。那就舉出最實際的數字來試試看：不管你的年齡多大，不管你的身體健康狀況如何，至少在這個星期內你我都會好好的活著，對吧？好，那你有沒有想過，就在現在這一個禮拜內，全世界有一百萬人去世。而你不在那一百萬人之列。

這不是我在這裡危言聳聽，而是史坦福大學醫學研究所的 Philip Marter 所發表的研究報告。再舉他提到的另外兩個例子。如果你住的地方有冰箱，有地方住，有衣服穿，那全世界 75% 的人生活都不及你富裕。

再舉一個例子；如果你在銀行有存款，不管多少，口袋裡有點零用錢，那全世界92%的人都比你窮。更何況全世界有25億的人連字都不認得，那裡還談得上有質量有品位的生活。

猜想你心裡一定在說，這算那門子的比較，和我的幸不幸福又有什麼關係？其實我想表達的是二分法。那就是，如果連生存和生活都有問題，那就忙著為起碼的生活和生存而奮鬥吧。那裡還談得上幸福或不幸福呢？

如果我們已經跨進了這生活沒問題的8%門坎，想請教的是，你有什麼理由覺得自己不幸福？工作乏味？沒有前途？愛人不愛？小孩不乖？還是以上皆是？猜想大部份的人，都是在這個範圍之內走不出去。雖然溫飽不成問題，但總覺得少了點什麼。覺得日以繼夜，反覆的做那些同樣的事。好像盼不到出頭天，卻眼看自己一天天的衰老下去，青春白白的耗下去了，那裡還談到什麼幸福不幸福。

那你覺得要怎樣才能跳出這個泥沼呢？假如今天阿拉丁的神燈就在你的面前，你來許一個什麼願，幫你達到你的幸福境界？

如果說你覺得，只有做到那萬萬人之上，誰也不會來指使你做什麼的皇帝才能幸福，那麼想想看，在著名的電視連續劇《甄環傳》裡的陳建斌，他就幸福了嗎？那個千千萬萬人之上的皇帝，每天都在提防著要他命的

部下，和排解那些勾心鬥角，互相爭寵頂嘴的妃子們，他就幸福了嗎？

好，那退而求其次。覺得不如去做那個啥也不如我的老板，可能比較幸福一點。等你上了馬之後，你就會知道那個位置一點也不輕鬆，一點也不好玩。原來光要處理那些領導們交代下來的任務就夠頭大了，更何況每天還要設法安撫，那些笨得要死的部下們的情緒，也就夠嗆的了。

既然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如果我有個富爸爸總會幸福吧！對不起，那也不見得。你有見過，或者聽過那一個富二代，滿臉洋溢著幸福的神采，出現在你的面前嗎？至少我沒見過，也沒在媒體上見過。這是為什麼呢？很簡單，不管是富一代還是富二代，他心裡頭一個很重的包袱就是我很有錢，但這些錢很難搞，要把它處理好，免得被人動歪腦筋，摸了走。第二個包袱是，凡是來找我的一定是看中我的錢，我得小心對付，免得被他花言巧語騙了還不知道。請問你如何能輕鬆到臉上揚溢著幸福的光輝？

那麼幸福真是那麼難嗎？錢買不到，努力打拚也不行，求爺爺求奶奶也不行。其實幸福就在你我身邊。伸個手，吭一聲，他就來了。只是你要不要而已。因為幸福只是一種心理狀態，和現實沒有任何的連接。所謂知足常樂，樂從何來？樂在你我內心的「感受」而不是外

在感官的「感覺」。

幸福是可以修得到的。每天早上醒過來，還沒有下床的那兩分鐘，告訴自己：「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我一定要幸福，不管遇到什麼困難，我都要幸福，我也一定會幸福。」試試看，包你幸福。就這麼簡單，就這麼容易。先別搖頭或不信，等明天早上試過了再說。

借用俄國詩人普希金的名言：「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悲傷，不要嘆氣。憂鬱的日子就會過去，那愉快的日子即將來臨。心，永遠憧憬著未來，現在卻常是陰沉。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會過去，而那過去的將會變成親切的回憶。」

說得真好，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會過去！還有什麼值得你計較和想不開的呢？現在就開始累積和創造你那美好的回憶吧！



克羅地亞湖景

距離產生美感

這個題目本想用《遠香近臭》的，相信許多讀者一看到這個題目，有「臭」這個字，就不想看下去了。所以還是文雅一點。其實意義是一樣的。它的本意是指人和人之間的相處，如果太靠近了，就會互相嫌棄。反之，如果保持一定距離，反而能維持得長久和諧。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有許多這樣的例子，尤其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上。最簡單又最明顯的就是男女關係。在剛認識做朋友的時候，沒見到時，會朝思暮想，見到了又恨不得天長地久，永不分離。等結了婚有了小孩，每天柴米油鹽，再等到小孩拉拔大了，已經精疲力盡，還能朝思暮想的，恐怕一百對也不超過幾對。我知道看到這裡，馬上就有讀者要抗議。說隔壁家，或者我的朋友某某某，才不是這樣，到現在還恩愛無比。

如果我再澆你一盆冷水。你說你的朋友，或那恩愛無比的鄰居，你是怎麼知道的呢？你一定會說是我親眼看到的，而且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我看到的時候，都是恩愛無比的。我相信也的確如此。問題是，你看不到的時候呢？你或許會反駁說：「你怎麼知道我看不到的時候，他們就不恩愛了？」我的回答是：「仔細想想，將心比心，換成你我，你會嗎？」

現實的情形是這樣嗎？其實公主也要尿尿，王子也要上廁所。他們也是人，和你我沒什麼兩樣。羅密歐和茱麗葉，如果沒死的話，等到兩人結為連理，日久天長人老珠黃時，那玉潔冰心的茱麗葉，也會打聽那裡有玻尿酸和打肉毒桿菌的地方，來維持那永恆和天長地久的愛情吧！

再舉一個現代的例子。現在都市裡的年輕人都流行追捧藝人。覺得那些明星每天都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只要往那台上一站，或者在電視攝影機前擺一個 pose 說幾句話，大把銀子就來了。真是輕鬆得很，賺錢太容易了。其實如果你有機會真正去了解他們在拍連續劇或電影的真實情況，你就會了解個中的辛苦和不足為外人道的地方。

先不說別的，光是那個你看得到的地方，就有得瞧的。一個最普通的場景都要重複N次。先排好位置，再由導演和攝影選好攝影機位置，再對劇本，再先對話一次，再由導演在攝影上比劃一次，再收音。就算天助人助，一切順順利利，來來回回七八趟還是小 case。一句最簡單，最羅曼蒂克的「我愛你」在眾目睽睽之下重複N次，還有什麼情趣可言？此外還要憋尿，遇到天寒地凍，在鄉村出外景，飢寒交迫，如果想要找個像樣一點的廁所，都是夠嗆的。套一句俗到底的土話，這叫「只看到賊吃肉，沒看到賊挨揍」。

至於那個不足為外人道的黑暗面就更難看和難聽了。如果要舉一兩個實例出來給大家作證，相信馬上得到當局和當事人的堅決否認和要抗告。那就用想像的好了？如果你是星探，或者是導演，或者是製片人，每天都會面對著許許多多想出道，想初次出來就有演出機會的未來明星。但是個個都青春美貌，美若天仙。請問你要挑誰？那我當然要挑誰對我最好，最有利，又最肯聽我話的囉。但又怎麼知道和保證，她紅了以後還肯聽我的呢？所以就……。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想歪了，做歪了。好了，咱們愈扯愈遠，就此打住，言歸正傳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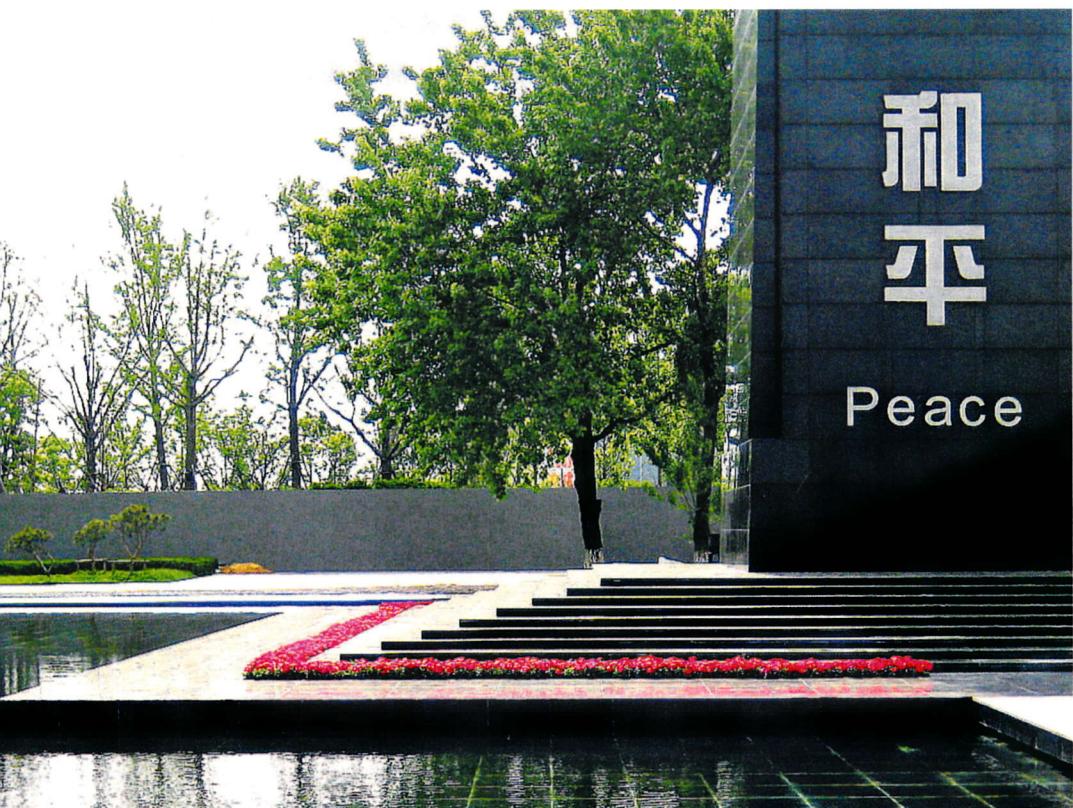
其實人和人之間，無論兄弟姐妹，甚至八竿子都打不到的親友，上下屬關係，要長久的維持和諧的關係，最基本的方法，還是交通規則裡面的第一條金科玉律「保持距離以策安全」。說得粗俗和直接一點，每個人在他她的四週都有一條紅線。那是與生俱來的本能或本性。越過這一條紅線，人的本性就會不由自主的警惕和採取反制和自衛的行動或語言。

最最簡單又實際的例子就是動物。你在公園裡看到鴿子停在地上，找東西吃。你和牠保持距離，牠動也不動的覓食。你如果走近牠到了牠的紅線，牠就馬上飛走。再舉一個例子，你工作上的異性同事，平常因為工作關係難免有互動的行為，譬如一同去吃個飯，參加同事派對之類的活動，但你如果心動了或想歪了，他她馬

上知道，你妳的另一半也馬上警惕。這不也就是紅線的存在和證明。當然每個當事人事後都會說：「身正不怕影子斜。」

其實「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說了半天還是那句老話，保持距離，以策安全。萬事順其自然，自己心中有數，知道就好。

回顧



南京二戰紀念館

爲九十後叫好

這次中國春運將達卅四億人次，鐵道部想出來一個主意，就是大量釋放網路購票。人人稱便，個個歡喜。此舉方便了萬千個年輕人和白領，因爲他們有電腦和智慧型手機，隨時可以訂票、可以秒殺。卻苦了那更多的離鄉農民工，他們沒有電腦和上網的地方和知識。只有每天到車站去排三到四個小時的隊。排不到的第二天再來排。許多民工，實在買不到票，只有留在工地，不回去過年了。

就在此時，在電視上看到有一群九十後的年輕人，自動組織起來，免費幫忙民工們上網購票。當他們千謝萬謝這些義工，並問他要多少錢時，這位九十後的義工回答說：「這不用錢，你只要說聲謝謝就行了。」

我們對九十後的年輕人都有一個印象，好像每個九十後都是官二代或者富二代。好像每個人都是「啃老族」、「草莓族」，只會玩耍，不知天高地厚，不食人間煙火。其實那是以偏概全，以偶爲常的想法。因爲你我多半是在媒體上，或親友口中聽到的「故事」，所謂惡事傳千里，好事不出門吧。

以媒體來說，官二代或富二代，或努力唸書，或努力工作，或做到雷峰那樣。請問審編新聞的主管會讓

它上媒體版面嗎？大概不會。原因是沒有新聞價值。只有人咬狗才有，狗咬人是不會上報的。以親友來說，如果有親戚，或鄰居的小孩非常用功，一或者做了好人好事，親友會奔走相告嗎？相信最多會告訴自己的小孩：「你一定要像隔壁家張家哥哥那樣好好唸書，爸媽將來都靠你了。」所以我們看到的聽到的就少了。

「江山代有才人出」我們可不要小看年輕的一輩，他們都有理想，都有抱負。問題是我們肯給他們機會和環境嗎？這可是我們責無旁貸的責任。別忘了，你我都曾年輕。曾幾何時，我們不都像他們一樣，盼望著機會的來臨。



遠眺巴西里約

南美之旅

旅遊南美對許多人來說，多半是去過中國大陸和歐洲後才會想到要去的地方。的確，沒有熟悉的地理環境和歷史背景，只是覺得還是去看看吧，反正也沒去過。我們也抱著同樣的心情去。但沒有想到，它卻是如此的令人回味無窮。

先去了巴西的 Rio，中文多半翻成里約熱內盧。她的海灘，基督山和嘉年華是世界馳名的。去的那天適逢假期，在去基督山的途中，路過海邊的沙灘就領略了巴西人的熱情。他們扶老攜幼，一家人穿了泳衣在海邊盡情的玩樂。那裡藍天白雲，眺望天際，高聳的耶穌彫像正張開雙手，像是在保護祂的子民，答允他們幸福和安樂。

伊瓜蘇瀑布是聞名全球的三大瀑布之一。位於巴西和阿根廷的交界處。在世界聞名的三大瀑布中，她長達一公里，以寬闊聞名。美國的尼加拉瀑布是以水量豐沛而出名。非洲的維多利亞瀑布則是以高達百餘公尺而出名。我們的運氣絕佳。第一天從 Rio 飛去，那天艷陽高照。地陪帶了我們，進了國家公園，沿著步道前進。還沒有看到瀑布就聽到了水聲。再放眼看過去，那一望無際的瀑布分成幾段上下兩層，展現在你的眼前，真是

嘆為觀止。那瀑布之間的樹群卻成了陪襯的擺飾，配上了蔚藍的天空和此起彼落的水聲，心想天堂不過如此。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第二天越過了國界去了阿根廷那邊看，沒想到下了傾盆大雨。大家穿了雨衣跟著地陪一步一腳印的沿著步道走著。在雲霧中看到了那奔馳的伊瓜蘇大瀑布。水像是從天上倒了下來。一眼望去到處都是水和水氣，分不出那是雲那是水氣造成的霧珠。在霧氣朦朧中洗滌了我們心中的俗氣和牽掛。默默的感激著上天給我們的恩惠和慈悲。

許多年前有一個紅遍全世界的歌舞劇叫「阿根廷別為我哭泣」。描述一個野心勃勃的阿根廷女子，如何在窮困中奮發向上，終於攀上了高峰，當了總統夫人。她就是貝隆夫人，出身貧窮而深知民間疾苦，大力扶助窮困的人和青年。可惜天妒其才，不到四十就得癌症去世。四十年後我們有機會去拜訪她的墓園，仍會看到有人在她墓前獻上鮮花。我想不出在中國的近代史上有那一位名人或偉人，他或她的墓前在多年以後的今天，會不斷的有人在墓前擺上鮮花的。看看現今兩岸三地，或許孫中山和鄧麗君還有這個機會吧。

在現實中的阿根廷卻沒有那樣浪漫。她是所有南美各國中，資源豐富，氣候溫和，沒有惡山惡水，卻有一望無際的大草原，飼養著世界馳名的牛群。沒有種族

和階級問題。大家都是從西班牙或義大利移民而來的後代，說著同樣的語言和文字。真令人百思不解為什麼還那樣的貧困和頹敗。在貨幣不斷的貶值中，以及導遊一再的叮嚀我們，要看好自己的錢包、護照和相機。真令人有「卿本佳人，奈何作賊」的感嘆。

神秘的印加帝國也是這次旅遊的重點之一。它在海拔數千公尺的高山上。因為地形的關係終年雲霧圍繞，加上地勢險峻，易守難攻才產生了印加帝國，有著龐大的組織和建設。西班牙人來了，想用武力征服，卻無法得逞，最後還是因為內亂，被西班牙人給收拾了。如今遺留下來的是一堆堆的石頭散步在幾個山頭上，令人不勝唏噓。

在祕魯的最後一個景點，導遊說帶我們去鳥島看鳥糞。我們都開他的玩笑，用半生不熟的廣東話問他「有沒有搞錯呵？」原來一點都沒有搞錯。那個島上有千千萬萬隻的鳥。還有海狗和企鵝。每隔幾年就派人上去鏟一次，再運出去當天然肥料賣。以前那是當地主要的經濟來源。現在加上了觀光。附近有遊艇，帶了觀光客去看。真是生財有道。

在飛回美國的途中，回想起這次對南美的印象中，最深刻的卻是無所不在的麥當勞，無所不在的美國經濟勢力和實力。那黃色的大M在南美的各大城市中都看得到。中國大陸好像也是這樣。大陸還加上一個肯德基老

公公。「美帝」真是聰明萬分，先把你祖孫三代的胃都給掌握了，看你往那裡跑？



聖路易拱門

在美國老年安養的面面觀

幾乎每一個在海外的中華同胞，中年以後都會面臨一個「挑戰」，那就是自己或父母年老時的安養問題。除了極少數的專業外，我們幾乎都是「摸了石頭過河」，冷暖只有自己知道。辛苦之餘，也想知道別人是怎麼過來的。在這裡和幾位朋友提供了大家的觀察，以供參考。筆者在此特別感謝好友董曉儂博士，提供了大部份的第一手材料。

安養為什麼會有問題呢？主要是來自下面幾個方面：頭一個是住在那裡？怎麼住法？自己住嗎？和兒女住嗎？住老人中心嗎？住在美國？台灣？大陸？第二個考量是，隨著時光的逝去、身體漸漸不聽使喚，從兩個人相互照顧，逐漸到了須要旁人來協助。再到了末期，是完全需要外在的專業機構來支撐。而這個過程，每一步都牽涉到人力，財力和親情不捨等因素。所以都是問題。

本系列的討論一共三篇。分別就在美國，在台灣和在中國做同樣題材的討論。每篇都分成三個子題。分別是；能自己住不需要協助，需要部份協助和完全需要協助三部份。本篇為在美國部份。

相信大部份的讀者都屬此類。大部份的人都選在和

兒女住得比較近的地方。這樣彼此照顧也方便。唯一的缺點是，有時不想照顧時，沒有好的理由可以「請假」一下。此外住在加州以外的，如果想搬到加州來的要快。該地房地產何時回春，沒有人說得準。但大部份人認為已到谷底。況且習近平上台，如果玩真的，貪官一逃，以及國企游資要找保值出路，恐怕地產都還會漲上去。

此外也有許多人選擇去賭城。房價比加州低很多，有的比東部還低。離賭場雖近，倒也並不見得會傾家蕩產。反而是地方小，萬一不喜歡玩兩把，怎麼辦？每天吃賭場的自助餐？夏天長且酷熱，也要好好想一想。

如果想從加州以外的地方搬來加州，又不想付天文數字的加州房價，那麼有一個辦法是去買一個專門給老年退休人的集中住宅區內的房子。南北加州各有一個很大的區。北部靠近舊金山灣區的在 Walnut Creek。南部靠近洛杉磯的在 Laguna Hill [註]。各有一萬多戶。住在裡面的老中多得很。串門子，打麻將，唱卡拉OK絕對不愁沒有伴。

另外經濟環境比較好，又不想麻煩子女的，就有人參加由主流社會辦的安養中心。辦法是先繳一筆巨額的入住費，多半在數十萬美元，再每月繳美金數千元不等的膳食費。那入住費，在離開時有的可以退，或還一部份，有的不行。膳食費當然不退。好處是好像生活在雲

霧裡，每日燭光大餐，壞處是老中較少，不容易找人來東家長西家短一番。

如果自住但需要協助的，所謂協助，譬如說要有人開車帶去買菜看病，或者燒飯，清理房間等等。聯邦法律對老年人，指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福利有好幾項。無論住在那一州都相同，滿六十五歲就有免費的醫療輔助，俗稱紅藍卡。如果低收入者，還可申請住房及生活津貼，同時也可請求政府提供輔助日常生活的幫助，如清理房間、買菜等，俗稱鐘點工。

再如果完全不能自理，無論一人或兩人，法律規定是要立即搬入安養院，由專業的機構來協助。我們老中多半不捨，想到「其他」的方法，諸如找一個或兩個全時工，每人八小時或更多來照料。這中間的空檔就自己上。姑不論合不合法，終非長久之計。但親情難捨，誰也不願送父母去安養院。

既使送入安養院，這中間還牽涉到錢和保險給付的問題。沒有保險的話，如果要自付或親人來付的話，通常須要每月五、六千到上萬美元，那也是夠嗆的。所以不是一般人能夠長期支付的。既使錢不是問題，一般來說都是兩人或兩人以上住一間，隱私是談不上了。兒女來探望時看到這樣的光景也相當不安和不便的。

比較了上述的各項長短得失，如果健康還可以的，大家都選擇了兩人自己往在離兒女不遠的獨立屋或公

寓。環境好或者不願每日要對付日常生活的，多由親友或兒女去找一位「鐘點工」來幫忙分擔一部份的家務事。

如果不幸，到其中一人完全要協助生活的，目前看來除了去安養院非別無良策。安養院英文叫 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 (CCRC)。一種是固定支出。入院頭一筆在美金五十萬元左右。全家可以搬進去，像集合住宅 (condo) 一樣。在離開時可退回一部份或不退。每月再繳伙食費每人每月五千，第二人大約一千五百。另一種是隨服務計費，即服務人員到你家中來服務，費用依項目及時間計費。平均每月從三千元到七千元（註冊護士），可見無論那種費用都不低。

其實到了這一步，他本人也多半知道來日不多，只希望兒女多去陪陪他，順便交代後事。幸運的，像筆者的母親活到九十二。她一生篤信基督，臨去時兒女環立床前，她沒有一點痛苦和不捨，還叫我們別哭，說要去見耶穌和先父了。但願自己到了那天，也能像她老人家一樣，走得安詳。

[註] Laguna Woods有1萬2376戶，居民有1萬8000人。戶長須滿55歲其他滿45歲，有600至700中國居民，大部份來自台灣。平均房價以兩房兩廳計約在美金20萬

左右。管理費用在每月520元到580元之間。本文所列之費用皆係於二〇一二年時諮詢所得。

回顧



台北近郊

在台灣老年安養的面面觀

本文的主題是討論在美的華人，本人或父母年老時的安養問題。前一篇文章介紹如果選擇留在美國的安養方式。本文介紹，如果想搬回台灣安養，如何才能勝任愉快。至於選擇去中國大陸安養的討論，就在下一篇分別介紹了。

如果是原來從台灣來美國的，現在回去長住，有許多的便利和好處。文化上的認同，飲食上的到位，熟悉的地理環境，日趨成熟的公共設施和習慣，都讓你不作他想。但住久了，可能會對台灣的氣候有所抱怨，尤其從加州去的。為了詳細而有系統的介紹，本文仍按前例，以完全自住，需要部份協助和完全不能自住分段來介紹。

完全可以自住的，長住在台最大的好處，仍在吃和熟悉的人以及地理環境方面。吃這一方面。從喜歡在外面吃，不想在家燒，到想自己親自上菜場買回來燒，都包君滿意，絕不後悔來了台灣。至於熟悉的人和地方面，雖然離開寶島多年，但台北的地政規劃，幾十年來除了捷運，沒看到驚天動地的變遷。所以從女師附小國語實小，到建中附中北一女，以至台大師大都還在那裡。連公共汽車的號碼，3路15路和0東等都沒變過。

至於住，那就是兩碼子事了。做了個粗略的估計，房價的高昂已近世界先進水平。平均每平方英呎要美金460元。在台北市區一個1200平方英呎的三房兩廳兩廁浴，平均要美金55萬元。這當然不是在郊區的獨立屋，而是市區內的公寓。如果要租也是夠嗇的。想找一個幫忙的管家，除了費用昂貴，從月薪1000美元到1500美元，而且不容易找到稱心放心的，也是令人放棄這個念頭的主要。

如果不能完全自理，而需要協助的話，本文介紹兩個去處作為參考。頭一個是在林口的長庚養生村。它是2005年就開始營運，入住資格方面，入院前體檢要過關，本人須年滿六十歲，配偶不限，指的是年齡不是幾位。費用方面有大小兩種，大的是792平方英呎，如一人住，每月866美元，如兩人住1033美元。小的是500平方呎，費用是一人住600美元，兩人住是760美元。伙食方面每人每月150美元。此外押金為一年住宿費，退租時無息奉還。水電及電話費自付。

另外一家是「潤福生活新象」，1996年成立，在淡水，近淡江大學。通過體檢才能入住。年齡要求是50歲以上，配偶年齡不限。押金方面，540平方英呎，22萬美元，1080平方英呎者，44萬美元。退租時無息退款。每月生活費用：一人入住每月630美元，含伙食及管理費，兩人合住每月1126美元。水電及電話自理。出入方

便，離捷運站近。另外一個好處是可容自雇幫傭入住，費用另計。缺點是押金太貴。

如果需要完全的協助者，目前尚無像美國的 CCRC 之類的機構。只有在醫院附近或和醫院有關連的設施。每一家的設備，品質及價格均相去甚遠。今謹就其中有代表性者略述如下。

台北市至善老人安養護中心。此為公辦民營的機構，與耕莘醫院合辦。入院資格為台北市一年以上居民。如為失能（指失去活動能力者）每人每月1000美元，如為失智者（俗稱老人癡呆症）每人每月1166美元。兩者均為每病房有三至四病床。另加每人每日50美元之服務費。

可以想像得到，三四個不認識的人擠在一間，行動不便，每個月還要繳1200美元的住宿費，飲食肯定不好，那該怎麼辦？如果你我都是小康之家，到美國打拼數十年，如今葉落歸根，只希望有一個安養的老年，不指望兒女晨昏叩首，嘘寒問暖。那麼除掉老本老伴老友外，最最重要的還是「老身」吧。所以現在就要保養。該換機油時就得換，該檢查電瓶輪胎的，都按期檢查。一點都不能節省和馬虎，別指望別人，能像你自己那樣的，關心你的健康和身體。

以上的資訊和價格都是一年來搜集的資料。一年來物價仍在波動，如要實際操作，仍須要作進一步的比較

打聽才好。好在大家都有親友在台，打聽不難。更何況大部份資料多半透明，取得容易。問題還是大方向，去還是不去？

[註] 本文所列之費用皆係於二〇一二年時諮詢所得。



皇龍機場

在大陸老年安養的面面觀

前面兩篇文章分別介紹了在美的華夏兒女，年老時如何在美國以及在台灣的安養方式。本文接著討論，如果前往中國大陸定居的安養方式。

中國，有人叫大陸又有人叫內地，地大物博。許多人對祖國的中原文化，如有無法斷奶的迷思，就值得考慮。更有人覺得這裡是最好的選擇。其理安在？因為在退休早期，身體都還很健康。覺得在異國的生活太單調，非常嚮往中國的食物和風俗人情。尤其，如果住在美國，中國人較少的區域更為明顯。因此想何不直接到中國來養老。況且以費用而言，在中國可能便宜三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差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往往會住個三到五年。之後，其它的因素變得更重要了。例如開始懷念美國的親友，或者覺得住膩了。可能這時想再搬回美國住。或者是另外一種狀況，那就是健康退化，需要較高品質的醫療和設備。這時搬回美國或者去台灣，也是一個較為理想的選擇。

另外一種考量是在經濟上。覺得在美國可能需要過較克難的生活，而同樣的錢在中國還能請一位傭人來服務。這也是吸引人到中國的原因之一。同樣的，如果在

美國須住進安養院（如失能或失智的狀況），全部自費的費用可能高到每月七到九千美元，而在中國住進類似的地方（安養院或康復醫院），費用可能在近八百美元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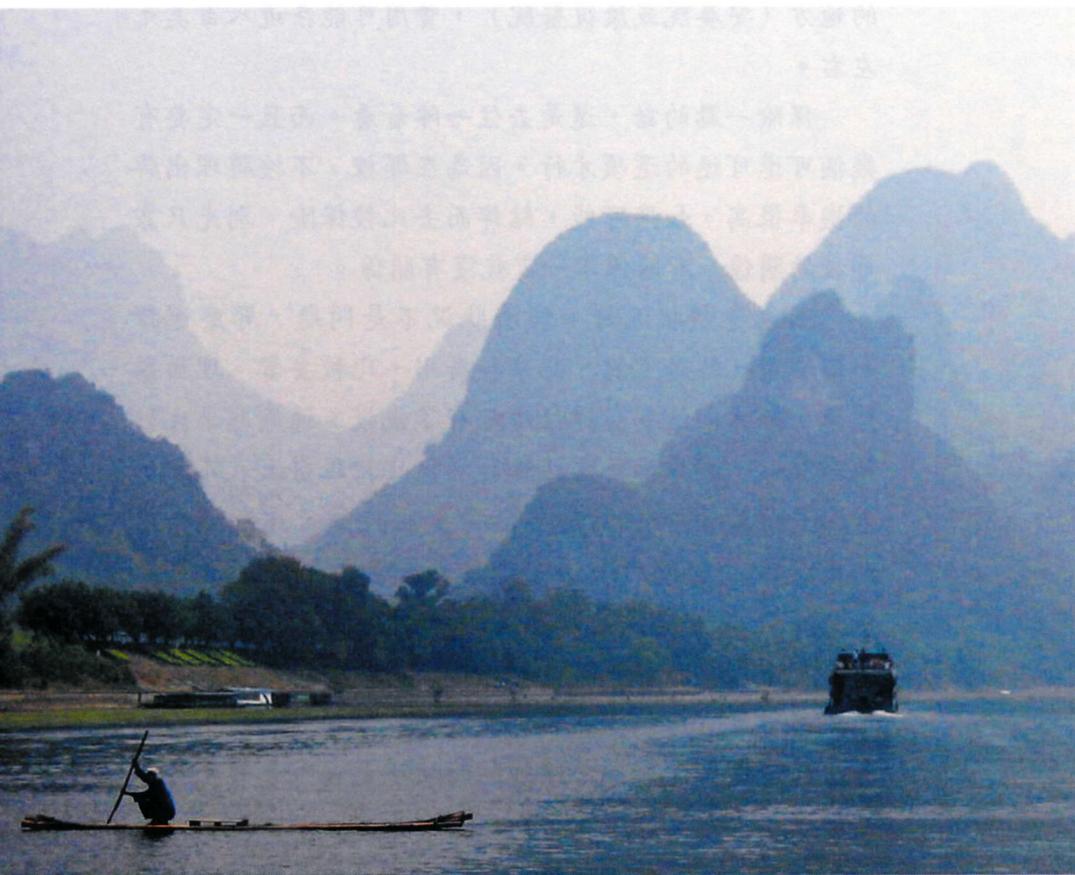
保險一點的話，還是去住一陣看看。而且一定要有幾個可進可退的選項才行。因為在那裡，不按牌理出牌的機率很高。如果可能，結伴而去比較保險。別光只靠那裡的關係，有關係不一定就沒有關係。

如果身體狀況好，經濟狀況不是問題，那麼選擇一線城市，就是上海、北京和廣州，比較妥當。理由很簡單，一方面治安交通住房都有了規模，適應起來比較快和放心，再方面藝文活動和資訊比較跟得上。不會感覺和外界隔離。缺點是生活費用比較高，「紙彈」用起來飛快。別等到一切安穩就緒，住上一陣，剛有了feeling，又會有快要彈盡援絕的feeling。

在中國要長住或養老有一個「死穴」，就是非中國公民不得買賣房地產。相信對入了外國籍又想在中國擁有房屋，是一大難題。變通的辦法不是沒有，可都得小心、可靠才行。

在當事人需要完全協助方面，家人為了要花最少的費用，安排老人住進一個還可以接受的地方。這種情況住在大陸的還是大有人在。

回顧



灕江風光

老人的三寶：豁達淡定和講究

豁達。對萬物，對萬事，都要豁達。天地那麼遼闊，世事那麼悠久，而我們留在世上，就那麼一會兒而已。看得高，想得遠，自然就豁達了。在世上，保養再好，基因再好不過百年，扣除小時候的成長和老去時的臥病，真正有用的不過數十年。等到看到這篇文章，還讀得下去時，一定也已經歷練過一段日子，那剩下的時光就更少了。更何況開門七件事，一件也少不了，樣樣都需要時間。所以能夠自己自由支配的光陰，還真是比黃金還寶貴。所以無論功名富貴，我都能把他當作浮雲，不一定要據為己有才是豁達。更何況「萬般不帶去，只有業隨身」。

淡定。世上的任何人，無論對我如何，誇獎也好，大罵也好，當面也好，背後聽到也好，親密如夫妻也好，疏遠如路人也好。好話壞話，我都淡定如常，千萬別生氣或忘形。一生氣你就輸了。一忘形你就上當了。淡定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對自己的身體好。對血壓、肝臟、胃部，甚至消化系統都好，請問有什麼理由不淡定？難道要像小孩子一樣，喜怒形於外？這樣又對你有那一點好處呢？所以管理好自己的情緒，自然就會化解許多無謂的煩惱。萬事不掛心，其實是這個意思。

講究。我作任何事，無論大事小事，我說任何話，無論好話壞話，我都「講究」。講究就是用心和負責，不馬虎。不管什麼事，要嗎不做，要做就一定專心仔細的去做。說任何話只要出自我的口，就一定負責到底。不要因為自己的高度，也不要因為自己的年齡就可以馬虎和隨便。講究對別人是一種起碼的尊重和對自己的信心。講究不是斤斤計較，不是矯情做作，而是恢復和保持活力的泉源。

豁達、淡定和講究這三寶，就是我每天的功課。日日做，日日受，直到老天來敲門。



洛杉磯西來寺

亦師亦友柯如甦

寫記憶親友的文章有好處與壞處。好處是可以借鏡修身養性，可以抒展情懷。壞處是讀者多半不識此人，閱讀的動機不大。說白了，看的人少。而肯刊登的主編更少，除非寫的是明星八卦或者名人穩私。另外一個寫記憶親友文章的風險是，不容易知人知面又知心。尤其他本人如果還在世，更不知道他將來的我，會不會與他現在的我劃清界線。

寫我的朋友柯如甦風險較少，因為他已不在人世，而且走了將近十年，可以說該蓋棺論定了。除了幹我們這一行，風險性高科技創業投資族，外界的人鮮少有知道他的。所以比較容易從我的主觀來描述他。這樣讀者也可以把他當作虛擬的人物看，風險少些。

他小時隨父母從大陸來台，在台灣長大，套一句大陸的定義，他是臺灣人。從小成績優秀，腦筋靈活，活動力強，野心也大。所以是師大附中、台大機械和加州理工學院博士的出身。這種人多半不肯替別人多打一天工。所以做了一年事，馬上開起公司來。他先替美國軍方接一些科學分析的工程。四五年之間，慢慢累積到了一個四五十位科技人才的規模。

這時他靜極思動，動腦筋去台灣，幫政府引進留

美科技人材，回到台灣新竹科學園區去開公司設廠。我就在那時認識他的。那時我在加州舊金山灣區一家做國防工程的民營公司擔任工程部門經理的職務。我們彼此並不認識，不是同學，不是同鄉，不是同事，也沒有共同認得的朋友。卻在一家小旅館內第一次見面，談了不到兩個小時他就要聘請我去新竹，幫他去科學園區主持一家公司。小說裡可以寫成是緣份，吹起牛來，也可以說他藝高人膽大。但面對殘酷的現實，換成你我，你會嗎？我不會，也不敢。

等我上了賊船，去了新竹走馬上任了，才對他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原來他老兄可真不是省油的燈。是我大意和小看了他。他早就做足了 home work。他是一個非常勤勞，還不只勤快，和觀察敏銳的人。而形之於外的，反倒是他的「柯式」輕鬆和幽默。所以一般人比較容易忽略了他那精明幹練的一面。

一個事業成功的生意人，尤其在留美高科技想出來創業的留美學人中，要坐在他們的頭上，當他們的董事長，可真不簡單，他曾告訴過我，每一個來者都是張牙舞爪的老虎。畢竟那些拿了畢生儲蓄，赤手空拳的留美學人，一個個來到這人生地不熟的新竹，賭上了寶貴的青春，扔下了在美的高薪和家人，來參加這個十賭九輸的高科技行業，當然是個個拚命向前，沒有後退的本錢。從小唸書就學過的溫良謙恭讓，早就扔到一旁去

了。

在這個競爭激烈，你死我活的現代叢林戰爭中，照理說，每一隻獅子老虎都是冷酷無情，殺人不眨眼的惡魔才對。但他不是。他當然也不是聖誕老公公，但他有非常特殊的個性手腕和原則。

頭一個深刻印象是他的工作狂。他除了每隔好一陣，找幾個固定的老同學老搭子，去他家打打衛生小麻將外，沒有其它任何休閒、娛樂和運動，連生病都沒有。他太太告訴我一個小故事。說她有一次求他說：「我們結婚都十幾年了，連小孩都長大了，什麼地方都沒去玩過，你至少也帶我去夏威夷吧。」老公答應了，果真去了 Waikiki，換了泳裝，上了沙灘。她說：「你知道嗎，真氣死我了，他老兄居然偷偷帶了公文來批。」

其實他最令人敬佩的是他有正義感，而且蠻有人情味。這在激烈的商戰中，是最不應該考慮的因素。他不但有，而且做到了。雖然一切都已經事過境遷，而且他也墓木已拱，但考慮到商業機密，和許多當事人至今仍位居要津，我不便也不應該舉例以明之。

在這裡倒可以舉一個令人溫馨的例子。前面說過他拿博士的地方是加州理工學院，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是日裔美僑。他在發達後，不但捐贈巨額獎學金給母系，還聘請那時已退休的指導教授來台北，技術指導台灣分

公司的科技人員。我因那時正是台灣分公司的總經理，所以知道詳情。

他做事的認真和仔細，真到了嚇人的地步。舉一個例子；你和他說的任何話任何事，他都可以找得出來，而且還可以告訴你是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在那一個場合。仔細想想其實不難。因為他在任何場合和時間他都帶了一本速記本。把摘要當場就記下來。難的是數十年如一日，而且永不缺席的記。你只要試試兩個禮拜，就知道不容易了。

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他的修養。我們都知道商場如戰場，言語之間，冒犯之處在所難免。遇到不講理和說不通的地方，一急起來火冒三丈，雙方話就很難聽，臉就掛不往了。這都是家常便飯，不足為奇的。但相交十幾年，我沒有一次看到他臉紅脖子粗過。況且他也是條漢子，不是那種秋後算帳來陰的人。

在他離開人世的那一年，剛巧我也在洛杉磯，幫忙一家他投資公司的營運。他常找我去他辦公室閒聊。卻都只聊聊我們過去的人和事。沒怎麼談他的和我現在的工作。離開時，卻又一再的謝謝我去看他。寂寞之情，油然而生。直到有一天老同事打電話來說出事了。他在辦公室昏倒送醫。六個禮拜後，就因胰臟癌離開了我們。

斯人已逝，他那一切的一切都已成過去了。人生

就是這樣，從那裡來，又回到那裡去，短短的一陣子而已。風輕輕的吹，雲慢慢的飄，而我們卻都像跑馬場上的賽馬，拚了老命的往前跑。值嗎？



無錫湖邊

醫還是不醫？

最近在報章雜誌上偶有討論對於發現癌症以後的病人，要不要做化療的討論。今就此題目從非醫療的角度來申論一番。為什麼說要從非醫療的角度來看呢？因為從醫學的立場上來說，很簡單，只要是病，無論中醫或西醫，原則都是一樣。那就是先診斷，了解病情，然後對症下藥或手術，然後觀察復原的程度，宣佈病癒。如果不，或改變醫療方法處方，或二次手術直到病癒為止。等到實在不行了，就宣佈迴天乏術，抱歉了。

那麼癌症在這個療程中和其他病症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第一、很痛，有的像骨癌，痛到痛不欲生，要靠嗎啡來渡過漫長的每一天。其他的癌症患者，在化療的過程中多半都很不好受。第二、治不好很快就拜拜了。一般來說最快的胰臟癌，超過半年的很少。第三要耗費大量的金錢。雖然醫療保險都有給付，但都有金額和時間的限制。而這三項卻都是在我們生活中佔有絕對份量的因素。因此大家都聞癌色變。

有的患者，其中不乏本身就是醫生的人，則反其道而行。那就是放棄治療，把剩下的時光、金錢和力量用在自己想做的事和人上，一直到「蒙主恩召」為止。本文的目的，並不是在鼓勵此種做法，而是說萬一的萬

一，我也中鏢了，那我該怎麼辦？醫還是不醫？大家在沒得此病時，看到癌症就好像京劇裡的名句言「黃鶴樓上看翻船」，事不關己，等閒視之。其實不如平常就有這方面的知識和準備，真不幸中鏢了，也不會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

先說不醫。按理說這是較為理智性的選擇。反正遲早都要走，何必受罪？又浪費了寶貴的時間來和金錢，來做這個終究要走的化療和放療？但你有沒有想過，在這一段漫長的路程中，在我們內心的深處，在我們終於放寬了心胸，開始對人生最美好的黃昏，讚賞之餘，難道不希望時光就停留在這裡？但我放棄了治療，所以今天比昨天差，明天只有比今天更加惡化。放棄了治療就是放棄了希望，那僅有的一線希望，徹底的不歸路，回都回不去了。

再說要醫。選擇去做的最大原因是懷抱著一線希望。雖然在治療的過程中，增添了許多的痛苦，但從醫學常識來說，把癌細胞消滅掉，逐漸恢復本身的抵抗力，不正就是我們的預期嗎？沒錯，癌細胞是頑強的，沒錯，在消除癌細胞的過程中，好的細胞也被殺死了，身體變得更加虛弱，而其副作用像體重減輕，頭髮少去，胃口全無等等。更不知道何年何月才會好。不禁會覺得活著還有什麼意思，萬念俱灰的念頭，圍繞在心，久久不去。

有一句名言說「性格決定命運」再對不過！原來我們的醫學知識是一回事，親人的苦口婆心是一回事，連醫生的忠告也是一回事。在我們的天人交戰中，真正勝出的是我們的性格。沒有人拿了槍逼我們去選擇醫還是不醫。在我們的左思右想中，在我們內心天人交戰之中，隨著我們的個性作出了決定。當然這個決定，不是因為我們的基因在作祟，而是積年累月的經驗和見識，積累而成的主見，就是個人主觀的見解。

其實這個問題最吊詭的地方是，一翻兩瞪眼，根本沒有商量的餘地。要嘛就按著醫生的指示，打針吃藥，作完療程。要嘛就自由行動，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並沒有什麼折衷的辦法。當然並不是說沒有別的辦法。譬如中醫治療法，或只吃補品，諸如靈芝之類等等。但那仍屬於醫或不醫裡的要醫之列。

所以囉，歸根究底一句話，如果是你的話，醫還是不醫？



西班牙鄉間

追憶中的父親

父親離開我們都五十多年了。他走時我們還小，如今記憶都已模糊，但他鮮明的性格和事跡卻都一直活在我們心中，歷久不滅。

他生長在貴州鄉下的一個小康之家，在廿世紀的初葉，貴州仍處一個偏遠的地方，所以他自幼發奮圖強，毅然的離開家鄉一個人去外省唸書就業。也因此養成了他勤奮向上的決心和個性。

在他以後的就業過程中，相信他深深的體會到個人的能力有限，一定要有奧援。在一般的芸芸眾生中，最容易的奧援就是拍上欺下，搞小圈子。但他不是。或許是他的個性，或許是他從窮鄉僻壤中，一個人掙扎出來的體會。他覺得唯有更加的努力和全力以赴，才是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人成功的機會。但這也讓他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他的健康。所以他在以後的歲月中，長期的患了無法治癒的胃疾，而在五十二歲的英年早逝。

他的職業生涯中，有許多次都有發財的機會，而他卻在「有意中」失之交臂。舉一個例子。抗戰勝利後，他被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派到台灣去接收日產。因有了當時在台最高領導人的信任，他擔任自日本人手中接收全台灣的各大工廠、土地和宿舍的工作。在接收完成後，

他沒有安排自己的住處和工作，更談不上累積財富了。當時同樣也以清廉著名的台灣肥料公司總經理湯伯伯看不下去，聘他為台肥公司副總經理，才解決了他的工作和住的問題。

他的另一個特點是樂以助人。父親過世後不久，他的一位好友，前台灣銀行總經理俞伯伯，來問我為什麼不出國唸書。我說沒有保証金和生活費。當時台灣政府和美國共同決定，每一個要去美國留學的人要湊足美金兩千四百元才能出去。我是老大，剛剛大學畢業在台灣的中國石油公司擔任工程師，每個月的薪水相當於美金五十元。俞伯伯二話不說，拉了我就去見每一個大公司的老總，跟他們說：「這是蔡某人的大兒子，剛考過留學考試，父親去世後，他只有出國唸書，唸完後，在美國找到工作才能把這個家拉拔出來、你們看著辦吧。」說也奇怪，不到兩天，就湊齊了兩千四。我還歡天喜地的跑回家，邀功去了。沒想到被先母潑了一盆冷水。她說：「你去了美國，那我們怎麼辦？誰來養這個家？」我又以同樣的方法，找了其他的老總們再借了兩千四，才放心的去美國唸書。

事後我問了那位帶我去借錢的俞伯伯：那些老總們怎麼那樣慷慨，說借就借，況且人都走了。他才告訴我說：「你爸爸生前不知道幫了他們多少忙，可是你爸爸從來不提。我看在眼裡，才有這樣的把握。」

他兄弟二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也可能全天下的父親都是如此吧，就是對子女要求甚高，但是其結果卻大不相同。我小時了了，不喜歡唸課堂上的書，只喜歡看雜書，所以從小學開始一直到後來都是每一班的最後一兩名。父親覺得孺子不可教也，不如早點學得一技之長，以免將來沒飯吃。所以我初中就被他送去工業職業學校。大學聯考還沒有放榜就送去工廠當工人。後來卻因緣際會，留學美國，拿了學位。他弟弟本人在貴州某大學機械系擔任教授，自然希望自己的兒子也能進大學學習以繼承父業。他兒子聰慧異常，又肯努力向上。只因為當時的政治環境，無法如願。造化弄人，人生如此，夫復何言。

時光如飛箭般的逝去，彈指之間，物換星移，五十年就這麼過去了。種種從前，都成今我。展望未來，已經沒有再一個五十年了。如何把握這比黃金還貴重的餘光，還真值得三思。



麗江街頭

替狗伸冤

我的生活中沒有寵物。月前在朋友處看到他們養的狗，覺得很是好奇。等到有了近距離的觀察後，才知道真是神奇。原來狗的靈性是我們號稱萬物之靈的人類自嘆不如的。

首先，牠在熟悉你不久，牠就會記住你，那怕牠到了相當於我們的耆老之年，也不會把你忘了。何況即使分別了很久，再見時牠仍然會認得出你來。其次如果你是牠的主人，牠對你不離不棄，從一而終。除了牠的生活必須的動作，吃喝拉撒以外，牠是會全神的關注你。沒有一點自我。默默的陪在你的身旁，等待著你給牠的下一個指令。

牠不會講話，相信許多養狗的人會覺得遺憾。總想，我這樣的養你，就是要你來陪陪我，解我的寂寞，而你只會搖尾巴，叫兩聲而已。其實，錯了。還真有人說，他們養狗的理由之一就是因為牠不會說話，但非常忠心。設想，如果你真的花了百倍千倍的錢找一個人來陪伴你，解你的寂寞，他能像你養的那條狗，那樣忠心、放心、不囉嗦和少讓你煩惱嗎？或者，如果牠真的會講話的話，你們的互動會這麼單純嗎？

牠的忠心，有時真叫人感動和慚愧。狗對牠主人的

關心和忠心比對牠自己的同胞，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真是不可思議。朋友說，「這個特點是因為狗不是自然界形成的動物，而是人類經過配種而做出來的動物。配種的主要考量，就是要聽人話，忠於主人。」所以狗是人類最忠實的伴侶，其來有自。

因此那些愛狗人士，不是沒有理由。我們常人對那些愛狗成癮的人還真是欠缺了解。我有一次碰到我的洋人朋友，說帶狗去獸醫那兒看病。看他憂心忡忡的樣子，就順口一問是什麼病，他說是膽固醇太高，我差一點沒有笑倒在地上。

狗既然這樣忠心耿耿的對我們，我們高興都來不及，我們這禮義之邦，難道不該人敬我一尺，我報人一丈？說也奇怪，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老中，卻把最不堪，最壞的人說是狗。罵人的話中有狗這個字的罵法，恐怕連我都臉紅，不好意思列在這裡。在這裡只舉一個例子。我至今不明白，為什麼把我們敵對者的部下叫「走狗」，而且英文翻譯更怪，叫 running dog，為什麼不叫 walking dog？是不是因為那個部下是替他主子跑腿的緣故？或者前者是意譯而後者是直譯。我得承認我的英文差。相信其中必有出處或典故，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說起吃狗肉，想起十年前和朋友們去中國東北旅遊，到了和北韓交界的延邊。那裡，除了最有名的景

點，除了和北韓交界，鴨綠江畔的檢查站外，印象深刻的，就是狗肉店。東北人真爽氣，他們可不掛羊頭賣狗肉，招牌上就叫狗肉店，也不像別的地方扭扭捏捏的叫香肉店。孤漏寡聞的我，原先還以為祇有少數的老廣同胞才吃狗肉。原來幾千里之外的東北也有同好。後來到了別省，也看到香肉店，才知道到處都有。

平心而論，吃狗肉又不犯法，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如果覺得奇怪，只怪我們不吃狗肉的人的心理作用，總覺得那忠心耿耿，又那麼善解人意的動物，怎麼好意思去吃牠的肉？其實一碼歸一碼，那些用來吃的狗，相信和我們吃的牛和羊一樣，是豢養起來專門作肉食的。又不是到你家後院偷來後，殺來吃的。

小說和電影上有關狗的題材非常多。可見一般人對狗仍然關心和懷念。而且絕大多數的題材是正面的。幾乎沒有看到像「惡犬……」之類的題材。在這功利社會，爾虞我詐的世界裡，工作之餘，我們都會不由自主的，希望接觸到更多善良和純樸的東西，而狗的確扮演了這樣一個腳色。難道牠不值得你我更加的珍惜和愛護嗎？

作為一個文明的華人，無論在海峽的那一岸，世界的那一個角落，讓我們和其他各國各族，一同來愛護這個最對人類最忠誠的動物——狗。



西湖荷花

再婚和不婚

這一類的題目和題材通常都比較敏感。原先想寫的是「細說二奶」，知道這一定會引來衛道之士的大加撻伐。下筆不但困難，而且討論到後來，一定會離主題太遠無法善後，所以才改成現在這個題目。

還是從二奶這個題目來破題吧。記得以前在上海工作時，認識了一位也是從台灣到美國再來上海的朋友，因為工作上的關係兩人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他一個人來上海已經有許多年了，因為經常聊天，聊起天來就沒有什麼顧忌了。也由於好奇，我就單刀直入的問他，來上海這麼久了，為什麼沒有攜眷來此定居。他說：「這樣吧。你先去我店裡看看，我再回答你。」他是做餐飲業的，在他店裡大吃了一頓，他還把他的經理也就是二奶，介紹給我。她倒是客氣沒有坐下來，而且打扮得非常樸實，就像一般餐館的經理，沒什麼兩樣。飯後他又去了附近的咖啡店，坐下來聊天，他才把原委告訴我。

他承認一般有二奶的原因不外乎客居的寂寞和生理的需求。他想講的重點是，除了這兩點以外，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是缺乏安全感和孤獨。那時，近二十年前的上海，一切制度規範都在草創時期，朝令夕可以

改，夕令朝也可以刪。對於國外引進新的商業操作和商機，更沒有規則和前例可循。他說他曾經一夜致富，也有過一夜清貧如洗的往事。而在這樣一個孤獨無助的環境中，沒有一個人可以值得信賴和深談。每一個人都只看中他的錢和生意上的機會。連想找一個聊天的朋友都沒有。他結交了現在這位女友。至少可以說說一些輕鬆和自在的日常生活話題。

這其中當然有一些其他不爲人道的因素，譬如爲什麼他們不全家一同來上海。或許他們夫妻是不是本來就有問題等等。但這屬於隱私範圍，當事人不說，我們只有從缺。而且外遇畢竟在法律上道德上都是不允許的，更不值得宣揚。因此感到二奶問題，不只是只有經濟上的供輸問題，所謂的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沒有那麼簡單。

言歸正傳，再來談談主題「不婚和再婚」。我後來回到美國工作，因爲合租辦公室的關係認識了一個朋友。他原先在南美做生意，夫妻倆共同打拚數年，克勤克儉。因爲是在南美做生意，不像歐美等發達國家，許多地方都不按規矩辦事，夫婦倆白手起家，什麼苦頭沒吃過？被搶被偷被騙。最後他們賺足了錢，回到洛杉磯來退休。不幸的是太太卻在剛要享受奮鬥成果時得癌症過世。他有三個女兒，最小的才上幼兒園。他覺得如果續弦的話，對不起和他一同打天下的亡妻，更何況三個

還在成長中的小孩，馬上就要面臨和後母相處的情形。

他手上有錢，大女兒已成年，可以帶下面兩個妹妹和處理日常家務。他無所事事，就去附近的麻將館，夜以繼日的打麻將。一直到身體吃不消出毛病了，才換成交女朋友當娛樂。或許是因為在南美多年，人際關係不夠廣，或許有其他的原因，他交的女友多半是在娛樂場上認識的。我們同一個辦公室，我是他的忠實聽眾，他把他的女友帶來辦公室時我見過。娛樂場上的人，怎麼可能真心真意？但是每一位火山孝子，卻都深信不疑的認為「我就是例外，我的女朋友就是不一樣！」不但雙手送上 condo，還在策劃共同開家足浴店。我也會交淺言深的勸過他，就是聽不進，真是令人爲之氣結。失婚的男人真的很好騙！

再說一個不婚的例子，還有一對朋友夫妻，一同從台灣來美國留學。一同唸書一同工作，也一同搬到加州結婚生子。一同創業，一同成功的做到人人羨慕的境界。大家一定往下猜，接下來，不就是有外遇這類老梗嗎？不，一點也不是這個樣子。而是太太太能幹，事業愈做愈大，先生跟不上去，整天在家游手好閒。而太太，就像韓劇裡所說的「我實在看不下去了」才協議離婚的。太太真不愧女中豪傑，快刀斬亂麻，馬上離婚再結婚，自立門戶，經營房地產，自己當起老闆來了。

而先生卻是不一樣的情境。整天走不出離婚的陰

影。好不容易認識了新的女友，卻在那裡不棄不結不婚的。朋友們好心勸他早做決定，別誤了自己和別人的「青春」，他也聽不進去，總是支吾其辭，顧左右而言他。拖久了，大家也就不再說他，由他去了。當然了，真要是結婚的話，搞不好，還會有其他的問題衍生出來也說不定。這一點誰也無法「掛保証」。就像他的前妻，誰又敢說她們以後就一定會幸福到白頭呢？

說也奇怪，照一般常理而言，如果失婚了，那就在遇到合適的對象，重拾春天，相看兩不厭，再度攜手共進禮堂，步入第二春。但奇怪的是，愈是理智，愈是見識多的人，無論中外，卻又都是選擇共同生活，而不要結婚登記，不步入禮堂，也不正式通告親友。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按常理推斷，不去領証和舉行婚禮的原因可能是上一次搞怕了。如此風光和隆重的婚禮，卻要落得離婚收場。姑不論在親友面前失盡了面子，而又在財產分配上失去了銀子。但如今既然要「二婚」，不也就和頭一次一樣的曾經慎重考慮過？否則不結不就成了嗎？當然現在流行婚前協議書。或許有一紙合約，在法律上在財產上有某種程度上的保障，所以不需要有公開的儀式來做見證。但是難道不需要正式的知會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兒女嗎？何況你可以告知你身邊的父母兄弟姐妹，那其他的近鄰朋友同學，難道就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

不知？見了面再說嗎？我不是過來人，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們知道現在前衛的男女，最流行的一句話就是「一張白紙黑字並不代表任何意義」。沒錯，的確如此。那麼請問，什麼都沒有，又代表什麼意義呢？兩人私底下山盟海誓？日月爲証，不關任何人的事。是這樣的嗎？從人性的壞處而言，不也就是會造成以後始亂終棄的可能嗎？或許你會說「老兄！你落伍了。現在的年輕人，那裡會想得那麼多！」我倒寧願是我想錯了，低估了他們。古語說得好，同枕還要靠千萬年的修行，才有那樣的緣份和福份哪！

問題是有的人並不年輕才找到第二春的，那又怎麼說呢？據一位個中人的說法是這樣的，原來他們講究的是彼此的承諾，認爲那張紙代表的是市政府的權威，意思是說領証，或某個宗教團體，諸如在教堂由牧師証婚的祝福才能白頭偕老。他們只要彼此的承諾和在口頭上，彼此對於以後共同生活上的安排和承諾才是真實的。當然了，一切事在人爲。現今的法國總統都可以在上任後訪美前換女友。而有些默默無聞的平凡百姓中，也有不離不棄，共同生活幾十年，連小孩都長大成人的，到處都有。你又怎麼說呢？

我的一位好朋友，論及婚姻和男女關係上，有下列的看法，我抄錄在下面和大家分享。我不列其名，以

示我負文責：「目前的法律和傳統的道德都不合時宜了。結婚是一種契約，契約的作用是分手時該怎麼辦。而不是關注一切順利時如何過日子。目前的法律對於離婚是要保障當事人生活品質。這是基於保護沒有能力的一方，繼續過超過他能力的生活。這在商業合同上來講是荒唐的。合夥人拆夥還要保証對方一生一世過好日子？員工離職還要付他薪資？傳統的道德把性與婚姻聯在一起。自從避孕的方便及有效，性與建立家庭已無關了。目前的性道德完全是男性社會的產物。以男性為主的社會是基於需要男性來保護一個家庭的安全。如果有別的村的男人來攻擊，自家的男人可以抵抗，保護。現代的社會如果受到攻擊，不需要找男人，打911就可以了。」壯哉斯言！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古語說得好，「身正不怕影子斜」，習近平總書記也說得好「自身也要過硬」，當然不是針對再不再婚而言，卻又都是好道理。其實道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真不容易。不信的話也千萬別試，知道就好。

回顧



湘江夜泊

如何把握我的黃金年華

世上有許多的事都是無可奈何的。像射出去的箭，說出來的話，逝去的光陰，和做錯的事，都不能回頭了。我之所以把他提出來是因為來者可追。

在未來的歲月中又如何能避免那些無可奈何的事呢？追求更多的財富嗎？留下歷史上的名聲嗎？盡情享受聲色所帶來的歡樂嗎？開設公司永續經營嗎？保養身體以求長生嗎？尋求宗教帶來心靈上的安慰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那些短暫的快樂和滿足無法填滿我們知道必死的空虛。

那麼我們今後又要如何是好呢？我認為有下列三個方向可以同時進行：

一、參加公益活動

只有把自己剩下最珍貴的時間和精力，無私和無償的回饋給供養我成長的社會才是最值得的。一方面當你把你的經驗和物力傳承給那些需要的人時，你會感覺到好像他們接收了你的一部份。你的這一部份藉著他們而活下去。那麼你在走的時候還會計較「必死的空虛嗎」？另一方面，因為你的無求和無償，才不會有「算計」的麻煩和患得患失的苦惱。

二、豐沛黃全年華

別忘了，在我們離開這世界時，不但什麼都不能帶走，而且再也不會回來了。所以在走以前是不是盡可能的看一看這個我們熟悉的地方，或者去從來就沒有去過的地方。對於那些我所珍惜的人和物是否更應該主動的去接近而不要等待適當的時機。因為那個時機或許永遠不會來臨。對於那些我不需要和不值得我珍惜的人和物，絕對不要去碰，因為時間寶貴，來日不多。

三、充實人文素養

如果我們想在未來的日子裡，過得更加的健康快樂的話，就要在自我的心態上調適到能夠豁達、睿智和慈祥。人都會有孤獨的時候，如果完全不理會，就會變成孤僻。自己和別人都會兩相嫌。如果硬去找一堆人的话，散場後的寥寂也夠受的。充實自己在人文方面的素養是方法之一。人文的選擇有許多類，找一個和自己性情相近的比較容易長久。

中年以後的人，一般多半比較安於現狀和瞻前顧後。看到了周圍的人有病痛或者垂危，總會自我安慰。總認為自己的情況比他好，不用擔心。其實天下事又有誰能預料或者管控呢？不如早上醒來，頭一件事就是告訴自己「今天就是我能跑能跳的最後一天，我要做什

麼？」就這樣一點一滴地，把握每分每秒來豐沛你的黃金年華。

回顧



上海世界博覽會

異中求同

在許多談判的過程中，為了求得實質上的進展，雙方都會說希望能存異求同，並且最後能在異中求同下達成協議。其實我們人生的旅程中何嘗不是如此。

最明顯而且大家耳熟能詳的就是台海兩岸之間的各種談判了。譬如說辜汪會談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就是天才般的發明。猜想號稱中國通的季辛吉也未必能發明出來。想想看，幾十年前的國共形勢。談判的雙方，背負了多少的壓力包袱，誰也擔當不起喪權辱「國」的帽子。辜汪兩人的氣度和智慧令人折服。

因為不是每位讀者都對當時台海兩岸的時事背景有興趣或熟悉，所以上段的故事要在這裡說明一下：原來台灣和大陸都各自認為自己才是正統和代表中國。大陸認為中國的歷史和正統是從黃帝起歷經三國、漢、隋、唐、宋、元、明、清、民國，到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所謂的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號，毛澤東站在天安門上，用他那特有的湖南口音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今天成立了！」那一刻起，走入歷史，不復存在。而在台灣的政府和人民則認為孫中山先生手創的中華民國，不但代表中國，一脈相傳的到了今天，而且也已經延續一百零三年，至今仍在台灣地區自由的樂活

著。

有著這樣鮮明的分歧，辜汪兩人如何異中求同呢？原來他們先求「同」。雙方都同意的是一個中國。當然各人心裡想的中國其定義不同。但是雙方都同意只有「一個」中國。這就是求同裡面的「同」。問題來了，因為各自定義的「中國」談不攏來，如果各自堅持自己是對的，那麼談判就破裂。這時兩人同意用「各自表述」來一語帶過。看起來好像是和稀泥，上海話叫「搗漿糊」蒙混過關，其實不然。

相信他們兩人心裡想的和你我想的一樣。他們兩人背負的使命是一樣的，那就是要談判成功簽約，雙方可以在共識下，沒有敵意的繼續往來和延續雙方的經貿關係，為他日長治久安打下基礎。至於是否能夠真正的統一，相信在那時，沒有任何一個人，有那樣的信心。所以「各自表述」應該是在這個思維下的合理產物。

講了半天，想說的重點是，從天下再大的事到身邊再小的事，如果有了過不了的「坎」，其實都可以在「存異求同」或者「異中求同」中和諧的得到合理的解決。而不是非要弄得你死我活，兩敗俱傷，魚死網破不可。

在日常生活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夫妻關係。電視上最常見的台詞不就是男女主角之一說的：「這日子沒法過了！」真是這樣嗎？真的沒法過了嗎？是其中一方

有外遇？是生活費的分配意見分歧？是對管教小孩的看法不一？還是有說不出口，不足為外人道的難處？其實沒有人會看輕這些問題的嚴肅性和嚴重性，所以說它是「坎」。既然是坎就得跨，而不能視若無睹的假設它不存在，繼續走下去，否則不就摔了嗎？

那麼要如何跨這一步呢？這可是大學問了。跨小了，不痛不癢，問題依然存在。耗時費神，長期冷戰下去也不是辦法。跨大了，當場下不了台，又打又鬧的，鄰居街坊，在一旁看熱鬧，這以後還要不要做人？所以此情此景，得向辜汪倆老學習。要「異中求同，共存共生」。

在家居生活中最容易引起紛爭的就是生活費用的支配問題。我們就拿它來當作題材好了。先生認為錢是我辛苦掙來的，而且掙得最多，所以我有第一順位的支配權。太太認為我也上班掙錢，雖然沒有你那麼多，但你一回家就啥也不管，我還要做所有的家事，還要節流。省這省那的，貢獻絕對不比你少，何況還要顧老顧小的，我才是第一順位，我說了算！請問如果你是他們的父母，他們來到你面前告狀，你怎麼說？

答案其實簡單，就是「個性決定命運」。怕事的人就會說：「這是你們夫妻間的事，自己去擺平，別來煩我。」惟恐天下不亂的，就會各打五十大板，然後按照自己的喜惡，胡亂發配充軍。心眼小，格局不大的，

就胳膊向內彎，向著自家人。但是您，皇上聖明，要怎麼做怎麼說，才會讓兩造心服口服，下回不會再來煩您呢？

按照「辜汪」的說法是先去找到「同」再去解決「異」。我們來試試看。「同」的部份就是大家都要把薪水拿出來，雙方同意非花不可的，譬如房貸、車貸、交通費、菜錢、孝敬父母的零用錢、水電瓦斯錢、小朋友補習費等等都是公款，放在聯合帳戶裡，齊進同出。這個項目應該在結婚後不久，經過各種慘痛的冷熱戰役之後就該擺平了罷。所以不在本討論之列。當然如果現在還在討價還價，想亡羊補牢是晚了點，但未嘗不可。

那麼「異」的部分怎麼辦呢？其實你想想，無形之中，要爭論的部分已經縮小了許多，而且範圍明確。一方面可以就事論事，再方面因為範圍明確，容易拿出來互相交流和交換。如果夫妻兩人都是上道和成熟的，也多半肯說「那這樣好了，公款中拿出若干出來，每人分若干給自己來花，不用報公帳」。所謂「明」的私房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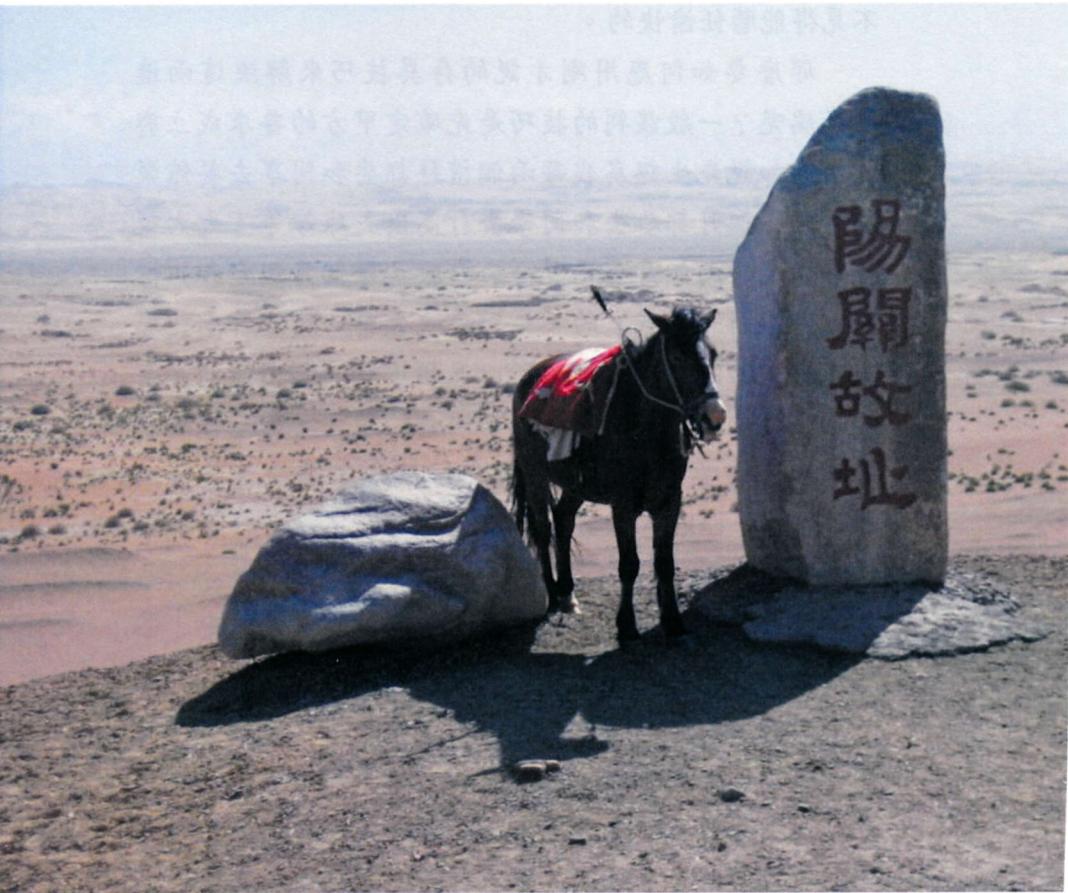
實際情況當然不是這樣單純。這中間牽連到許多其他的人爲因素。所謂「人爲」是指因個人的性格習慣和做事的方式而異。其實只要講開了，一般都比較能夠「看在夫妻情份和緣份上」妥協的。怕的是「暗槢」。那要命的，藏私的，「暗」的，私房錢，可以說一切禍

首的根源。如果知道了或者查出了，要如何解決，可是具有極端的高難度和要有超人的智慧才行。辜汪兩人也不見得能勝任愉快的。

那麼要如何應用剛才說的存異技巧來解決這兩造的爭端呢？一般談判的技巧是先確定甲方的要求成立與否？譬如說先生認為我每兩個禮拜都要和同事去餐館聚餐，每一個月都要去和同學去打高爾夫球等等。太太說那好！我每兩個月要添置一套衣服，每個月固定和姐妹淘，現在叫「閨蜜」的，一同去吃大餐。雙方都承認那是應該花的時間和金錢，所以互相承認，劃出時間和金錢來。這中間當然有同意和不同意的地方。但是你想想如果都攤在桌面上來，不就都好談多了嗎？這英文叫 give and take。中文叫什麼來著的？不就是「存異求同」嘛！

比較講究的讀者可能會很失望的認為這沒什麼！不就是老生常談嗎？「牛肉」在那裡？其實你如果能平靜的想想看，只有平常，平淡，平凡的生活才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尤其如此。世間多少事都是因為好強，愛現和貪念而引起的。辜汪倆老不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他們其中有任何一人起了一點貪念，一心求全，想佔一點實質上的便宜，以求青史留名或者回去邀功的話，辜汪會談一定破裂。青史可鑑，何須多言。

回顧



古道西風瘦馬

何處是歸程？

——寫給現在住在美國，即將退休的華人

前 言

前一陣子曾在「好讀」上刊登幾篇有關於退休方面的文章。有不叫好也不叫座的，有用不回應表示可有可無的。有來函指出錯誤（有一位讀者仔細到來信說，台北市公共汽車0東路線有更動過，真是服了），或詢問詳情的。我都心懷感謝。倒是有一些即將退休者，希望能夠從他們的觀點來作客觀可行的探討。是為此文。

本文分成三部份：一是探討退休的大方向大原則；二是探討退休的生活方式；三是探討個案或個別情況的處理和建議。歡迎來信指教，更正和小罵。大罵對貴體不宜，血壓會高，心臟也不好，要保重。

一、退休的大方向大原則

因為年齡的關係，接觸到的親友多半都是在準備或者過著退休的生活。大部份的人都照著自己的能力和興趣以及現實上的考量而選擇了目前的退休方式。有時多多少少也曾想過，自己的退休，這樣的安排對不對？

我們在退休前都有一個夢想，就是辛苦了大半輩

子終於要退休了，得好好計劃一下，要怎麼退？東想西想的，還沒來得及下結論，大限就到了。當然不是說歸天，而是說長江後浪推前浪，已經上了沙灘。不退不行了。

我們理想中的退休都應該像韓劇那樣，住在兒女家旁邊，兒孫晨昏前來請安和叩首，週末帶我們去郊遊和野餐。我們只要逢年過節，穿上韓服給個紅包就行了。後來才知道「你想得美呵！」。那就退而求其次，像台劇那樣，有點小感冒，兒女就飛奔而來，帶我去榮總（註一）掛號。這倒是很有可能，但是不感冒時就不一定常來了。不來的理由都一樣，不是要加班就是小孩要補習。

好，那我們萬事不求人，自立更生。先把退休計劃拿出來核實一下，參考一下各方專家和歐美先進的說法。坊間書本和刊物上的退休計劃，大部分都只談到要如何投資你的退休金，一看就像是來騙錢的居多。退而求其次，參考一下已經退休的前輩同志們的說法吧。那裡知道不是老王賣瓜忙著吹牛，就是吞吞吐吐，講話結巴，好像有什麼難言之隱似的。其實是冤枉好人。因為難得有人前來請教，太興奮了，講了半天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想當年退休不久，還和好友董君共同研究如何退休，我們把退休的地點和退休的方式分成下列方式。今

舉下表為例：

	住在美國	搬去台灣	搬到大陸
倆老健康自住家中	A	B	C
行動不便住養老院	D	E	F
無法自理住療養院	G	H	I

我們按照 A B C D ……搜集了各地詳細資料，分析了各種方式的優缺點和費用等等。也在華人聚集的南加州演了講，和在了中文網站上鼓了吹。答案是熱鬧有餘，但是共鳴不足。爲了此事，我還低聲下氣的請教許多前輩和個中人，才知道我們犯一個錯，那就是把它當作學術題目來做 research（研究項目）。

今試舉一例以明之。我向一位老江湖請教我們不能夠得到重視的原因。他說：「很簡單，你們太理想化了。絕大部分的人都要搬到兒女家附近。因爲別的原因都不重要和靠不住，重要的是我有什麼病痛或不方便，唯一能靠的就是他們。所以他們如果住在西伯利亞，我也只好搬到那裡去。」壯哉斯言，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

搬到兒女家附近住，當然不是唯一的選項。但是距離我要去靠他們還有一段日子，那在這以前，有甚麼好招呢？這個學問可就大了。你想想看：我們最好是住在四季如春的地方，最好是交通發達，要去那裡玩，買了

票就上飛機。最好是中國餐館到處都是，買中國菜最好開車廿分鐘就到。最好是至親好友都在同一個城，上了車就可以去兒女家和朋友家串門子。那當然更重要的是，房價要便宜和住處要安全，還有上漲要快。

問題是有這麼一個人間天堂嗎？答案是沒有。唯一比較接近的是，加州的洛杉磯和北面的舊金山灣區。大大的缺點是房價，貴得太不靠譜了。看起來一個不怎麼起眼的三房兩廳的平房，學區好有補習班的，都要美金百萬以上。而且多半要 cash！付美金現款，才搶得到。我們得冒著被台灣的特偵組（註二）或者大陸的中紀委（註三）抓到的危險才行吧！

怎麼辦呢？左也不是，右也不行。但這顯然是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因為千千萬萬人都退休得好好的，怎麼只有我卻那麼困難，好像退休得沒有容身之地似的。至於嗎？毛病出在那裡呢？是我要求太高，不切實際呢？是我什麼都要，卻不肯妥協呢？還有我當然不肯承認的，自己不夠格要那些呢？

先來一段風涼話。有一個寓言說，有個猴子有一天黃昏，衝進了一塊成熟的玉米田，歡喜若狂，整晚都在田裡殺進殺出，東挑西選，忙到了天亮，出來時手上還是只拿了兩個玉米，因為只有兩隻手。意思是說玉米都差不多的，當然有大有小，有甜或不太甜的。但我們只有兩隻手一張嘴，一次只能吃一個。而且別人吃的那個

玉米，不見得比我的好吃，雖然遠遠望過去，好像很好吃的樣子。

仔細想想人生每一個階段不都是這樣。每到一個時期我們都在做選擇，每一次都只能選擇一個答案。選完了就往前走。一直走到下一個交叉口，再來選。不是嗎？退休和已往的大小事有什麼不同？和你當初選擇要不要留美，和後來選擇要不要和另外一半結婚有什麼不同。又和後來決定要不要再生一個小孩又有什麼不同？不也都一路挺過來了。午夜夢迴，捫心自問，當然有悔不當初的念頭，但你並沒有回頭，對不對？對嘛！這樣才對。這就是人生。

另外我猜想，你心裡對退休的方式有幾個方案，只是不知道每一個方案裡那一些的因素比較重要。譬如說是保值重要，還是舒適氣派重要？是把退休金多放在房子上；一方面住得舒適也保值。還是多留一點隨時可以動用的錢，乘還走得動時多去歐洲日本跑跑，以免將來走不動時後悔莫及？是要選擇住在兒女家附近，還是搬到加州，去那嚮往已久的加州，或者房價不會太離譜的賭城和老同學為鄰呢？其實從大方向來看，這都和猴子在玉米田裡看到每株玉米樹上成熟的玉米一樣。天快亮了，還是得趕快挑，比較實際一點。

所以沒什麼大不了的。而且我相信你的選擇是對的。因為你知道中紀委很難纏，你也知道雙規雙開（註

四) 很不好受，所以你才不會笨到去貪幾百萬美金到洛杉磯來買退休屋。你也知道那個從台灣帶了珠寶，偷渡到南加州，阿扁的朋友黃某某，連出去喝杯咖啡都會被人偷拍和指指點點。所以你知道只有量入為出，能過什麼樣的生活，買得起什麼樣的房子，能去那裡旅行，能飛回幾趟老家去探親，或者看看遠地的孫子孫女，你都心裡有數，那裡還要我這個外人說三道四呢？

看到這裡，一部份比較沒有耐心的讀者，早就不耐煩的說：「你講了老半天的廢話，說了等於沒說，算了吧！咱們去找別的。」細心如你，還肯往下看的，可能會有下面的領悟：原來退休也是一門大學問，就像當初要準備留美一樣。重點不是我要去那裡退，怎麼退，而是如何退。講白了，就是要過什麼樣的退休生活。四川話叫「對頭！」台灣人常說的「答對了！」這才是重點。

你如果沒有花兩秒鐘思考，你一定會說：「那還不簡單，我早上起來看看世界日報，瞄一下道瓊指數，下午出去晃晃，晚上回家看看湖南衛視，東方衛視，或中天，或東森，不就得了？」

註一：台灣用語。在台北近郊，遠近馳名的榮民（退伍軍人）總醫院。

註二：台灣用語。指政府為特殊案件臨時設立的偵

查機構。

註三：大陸用語。指中央設立之黨員紀律檢查委員會。

註四：大陸用語。雙規是指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交代所犯的罪行，雙開是指開除黨籍和開除公職。

二、退休的生活方式

退休後要做什麼？如果你當初沒退前，想的是，既然不愁吃不愁穿，那還不簡單。我想要幹什麼就幹什麼。好！那你就去試試看。包你兩個禮拜，頂多兩個月，你就要求饒了。可見在家看報看電視，和到每個Ma11去東晃西晃不是長久之計。得要找個生活重心才行。下面是我們華人選得最多的，供你做個參考：

「不退」是頭一個選項。大家一定奇怪，說好是在討論退休的，怎麼頭一個就是不退呢？那就我反過來問好了。為什麼要非退不可？我每次都拿好友的情況來舉例，他都快要向我收費了。他現在剛過七十，身體健康，在一個舉世聞名的學術機構任職，工作輕鬆，沒有風險，被人尊敬，薪水可觀，上下班離家廿分鐘車程。房貸付清，兒孫早已成家搬出去住。單位沒有規定何時要退，說是自己決定。問計於我，我建議他做到被趕走為止。他開玩笑說：「你要我做到死呀？」

「看孫」是第二個選項。倒不是它是最明智或最

好或壞的選擇，而是最多人的選擇。如果我們生活在民國初年以前的時代，這可是不作他想的唯一選項。但在現在，說得好聽是含飴弄孫，說得難聽就是幫兒女帶小孩。端看你怎麼看怎麼想，我們外人不敢作評。這應該屬於冷暖自知那一類吧。幾家歡樂幾家愁。如果是愁的，就往樂裡想。皇天不負苦心人，老天有眼，終有解脫的一天。如果是樂的，就 continue 繼續樂下去。

「創業」，許多人辛苦了一輩子，也打了一輩子工，覺得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當過老板，沒有嘗過當老板的滋味。現在有錢又有閒，此時不做老板更待何時。光棍不擋財路，但我以見聞過太多甜酸苦辣的過來人（我退休前的工作，就是幫許多自己想做高科技公司老板的人成立公司）的身份來奉勸各位，千萬不要以沒有做過老板，是你創業唯一的理由或最重要的因素。幫人家打工，雖然無法發大財，顯威風，但是在賺進鈔票方面，可是只進不出，少耽N個心，省去許多煩惱的事，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想清楚再上。俗語說得好「上山容易，下山難」。慎之慎之。

「學習」，有的人對這個選項搖頭。覺得我們好不容易通過大專聯考、托福、GRE、留學考、博士資格考等等，還「烤」得不夠呀？何必還要自找麻煩？如果假戲真做，萬一拿個F怎麼辦，臉往那裡擺？這你就老土了。因為這裡有許多專為中年人和退休人設計的課程。

什麼都有，青菜蘿蔔自己挑選。不但大部分收費低廉或免費外，而且也鮮少要考試的，除非你要念學位。等你去上了課，你就會覺得為什麼不早點來。現在說破了嘴，你也是怕怕的。

「嗜好」，我們看到這兩字總覺得怪怪的，頂不正經的。好像會和吸大麻吃冰毒聯想在一起。其實想歪了！正當的嗜好確有其吸引人的一面。有一朋友年近不惑，一輩子都沒有玩膩的，是用紙糊飛機模型。動力是那一根綁在模型上面的橡皮筋。在室內可以飛十分鐘左右，其輕巧和技巧可想而知，不是普通小朋友玩的那種玩具。不知道他的兒孫有沒有福氣接捧下去。有人問去賭城或賭場玩兩把，可不可以也算是嗜好的一種？當然可以，但你該不會還不滿十八歲吧？不然為什麼要問我？電腦和3C本屬於玩具之列，但在「愛瘋」iPhone和iPad 瘋行全球之後，它的功能已不限於玩耍和辦公室工具了。再加上我們用來溝通的許多軟件充斥市面，它已經變成不可或缺的伙伴了。你可能在不知不覺之間，依靠他來過你每天的生活。

「旅遊」，要到各處去遊玩，除了要傷財以外，想不出有反對的理由。有人帶隊，沿途導遊指點你那裡好玩那裡好吃，把你服侍得好好的，除了偶爾希望你買點紀念品以外，真是太舒服了。建議大家一定要去。相信大家把台灣和大陸都去了N遍了。如果這樣，建議先

去東南西北歐，再去日本，南美和澳紐。把美國留到最後。因為一方面乘腳勁還行時先去遠的地方，那些地方多半要走一段路的，而美國國內，即使參加旅行團也是短期的。何況還可以自己買個來回機票，到了那邊再訂旅館，租個車，悠哉悠哉，來個自由行也蠻好。因為走遍了天涯，看盡了千山萬水，才會領悟到，其實平凡的山水，也會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踏實和寧靜。這不也就是我們退休和尋求後半輩子幸福的目的嗎？

「義工」，我把它放在最後一項。因為對我們老中而言，這一選項是最難聽得進的。但這也是在我做過兩年的義工後，深深的領悟到，它才是投資報酬率最高的選項。雖然五千年來，我們的老祖宗在經過思考和慘痛的教訓後，終於領悟出一個大道理，那就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才因此造成義工這一行業，在我們大中華地區始終不發達。篇幅有限，大家都快睡著了，我就放過一馬。另闢戰場，另寫專文來勸進吧！

另外還有許許多多的項目在華人圈內非常普遍和受到大家歡迎的。像攝影、集郵、繪畫、書法、合唱團、國標舞、卡拉OK、後院種菜……等等。基本上還是那一款你喜歡，覺得就恨不得像以前上班一樣每天都去的那種。另此外還要提醒的，就是你也可以好幾項混了來，只要在時間上體力上和財力上都許可的話。至於打

麻將、看連續劇、逛街等等，能不能當作你長期的主要退休生活的項目和重心，那就看你自己怎麼想了。

三、真要退休時，有那些不同的選擇和優缺點

——殊途——

俗話說得好，同樣的水，同樣的米卻養出千千萬萬不同的老中。老中們頗不擅長有樣學樣，也不願意服從領導。他們和日本人德國人不同（都像是一個模子打印出來的）而是各自發揮所長。尤其到了海外，呼吸到了自由新鮮的空氣，如魚得水。真是天空任鳥飛，海闊憑魚躍。下面就來看看有那些奇妙的退休方式：

我有一位親戚，早年來美奮鬥有成，自己開公司，一帆風順的做到退休，把事業交給子女去繼承後，像那些有錢人一樣，繳了幾十萬塊錢，住進了豪華的集體退休別墅。別人都含飴弄孫，頤養天年。他老兄卻毫不安份守己，跑去競選管理此退休別墅基金會的理事。有次我去看他，他跟我說：「伏羲，你看到沒有，這裡的經理領班，實際上是在替我做事，我才是他們真正的老板！他們都對我畢恭畢敬的。」還真沒想到有這層妙用和高招。佩服！

朋友去紐約華人聚集的昆士區訪友後告訴我，他看到有位溫州老太太身上帶了一大串鑰匙。說帶他們去看可以臨時租的小隔間。他去看了，把他嚇一跳。原來

老太太把一幢幢住宅的車庫隔成兩間，每間只夠放得下一張床。是論日或論週租的。介紹給他認識的朋友說：「你可不要小看這位溫州老太太，可是百萬富翁呢！」我隨口說一句：「她年紀這樣大，又這麼有錢，都沒想到去張家界九寨溝去玩玩嗎？」老友妙答如下：「她可能更enjoy在這裡收房租吧！何況，你們去了張家界九寨溝，看了又怎樣？」說得也真有幾分道理。

朋友告訴我一個親眼目睹的故事。有一位退休的長者不良於行，住在著名的大學城附近。他愛熱鬧也愛和年輕人相處。他的辦法是每個週末，請年輕人到他家打麻將。為了不讓年輕人有拘束感，他自己不打，就在旁邊看他們打和說笑。等到打完，同學們要告辭回家了，就每人發美金一百元，謝謝他們來陪他，下禮拜見。聰明呀！聰明。

當然不是每個退休人都像上面這幾位那麼傑出。況且我們學也學不來。下面列舉的是我們這些平凡人所能做到的，沒有順序上的差別，只是筆者想到那裡就寫到那裡。這樣對你我都沒有壓力，是吧？

比較最常聽到和看到的，自然是有兒女在加州工作，搬到加州和他們一起住，或分開在附近住。有幫忙看小孩和不幫忙帶的。即使是這樣天堂和夢幻般的組合，也有不愉快到殺人的情況。可見世事和家事都難以料理。此事古難全。

在南北加州各有一個很特殊的社區，就是專為年長退休者所設立的社區，各有居民一萬人以上。住處從兩房一廳的康斗(condo)到百萬豪宅均有。區內什麼適合老年人的活動都有。譬如說有專門演老電影片到學中國畫、中國書法等等。打麻將、打橋牌更不在話下。

如果錢不是問題，又嫌麻煩。有一種一條龍服務的機構。先繳一大筆押金，從美金廿萬元起跳到百萬。有可退和不可退押金的兩種。裡面設備大到自成一區。有自己的保安，自己的醫療，自己的休閒，自己的食堂等等。筆者見到最特殊的，是有自己的墓地。所以才叫一條龍服務。

在加州以外的地方退休，當然沒有不好的。大部份人選擇在退休前就長住的地方。一方面地理人情都很熟悉。於公於私，人脈總是有。氣候和地理環境也早已習慣了。問題是老了以後，做不動走不動時怎麼辦？說白一點，到那時再去找兒子來都不容易，尤其他不和你住在同一城的話。

有一種專為海外華人辦的退休住宅，在中國大陸地區居多，從雲南到上海等地均有。構思著眼都很好，陸續續的也有不少在營業，但很大的困難在管理和經營方面，因為不全都是租的。如果是買的，自認為自己也是老板之一，橫加干涉管理的很多。如果是租的，沒有好好保養和維護傢俱的也不少。所以要小心評估，不要冒

然進住。

搬回台灣去退休，是許多人的夢想之一。熟悉的環境，溫暖的人情，是它的優點，尤其是你喜歡吃的話。缺點是天氣，冬濕夏熱，都忘了當初是怎麼過的。另外，住的方面愈來愈貴，無論是長住還是短住。雖然開放健保給留美人士，優待老人在許多方面也很落實，但真有大病大痛，兒女未必會留在身邊，行嗎？考慮清楚再點頭。別去玩了一兩趟，就一頭熱栽了進去。

同樣的，搬回大陸去退休也要慎重考慮。不管原來是不是從那兒來。愛國沒差你一個，愛國的方式也不一定非要御駕親征不可。離開時是卅年河東，現在是河西。當初的關係，現在光靠每隔幾年回去一趟，哥兒們喝兩杯，就能維持？要是真覺得非回去不可，那就買個保險，先別忙了賣房子，先回去住個一年半載，試試水溫，再回來決定，要不要和老伴一同把房子賣了，連根拔起，回去報效祖國。

——同歸——

人生的戲演完之後，幕總是要拉下來的。該來的也一定會來，你我都沒有例外。美國有一個有名的短篇小說，敘述著一個職場兇手奉命到鄉下去殺一位老先生。大部份的筆墨都在描述這個可鄰的老先生如何的孤苦和無助。他一個人躲在旅館裡哀聲嘆氣，因為他知道有個職業兇手要來殺他。該來的終於來了，他在沒有任何

反抗下死在槍下，那篇文章也結束了。少年時的我，讀完後，第一個反應就是「沒了？這樣就結束了？真是沒勁！那有寫得那麼單調和無聊的小說！」五十年後重讀一遍，才读懂了它。原來它是在影射我們的人生。我們終於要面對那個職業兇手（歲月無情）。我們卻又都手無寸鐵去面對他，在毫無任何辦法之下，結束了我們在世上短暫的一生。

「是非成敗轉頭空，江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記得這句國文課本上的名言嗎？現在正在讀這篇文章的讀者們，相信都看過許多遍了。想當初我們在台北，在北京，在上海，都看過夕陽紅，卻沒有太深的印象，因為時機不對。但是到了現在，卻會感觸良深。因為我們自己就是夕陽紅。我們也都走在回家的道路上。到了「何處是歸程」的境界吧？怎麼說好呢？別感傷了，朋友！那樣對自己一點都沒有幫助。所以還是退而結網吧。不止是漁網的網，也是網路的網。因為在那裡，無限風光在險峰。值得你我最後一博。加油！同志。

後 語

這是我生平出版的第一本書，自然有許多的感想和感動。但不想在這裡浪費讀者寶貴的時間，作自我的吹噓和虛偽的感謝。

想說的是：一般來說我們都要等到年老了，就像我現在這個樣子，才會去想到光陰的可貴，那麼為什麼不現在就想到呢？一定要等到大限快到了才去後悔嗎？所以現在，對，就是現在，我們就別再浪費寶貴的時光，去做那些「有的沒的」（台語，意指沒有意義的東西或事情）。這是我現在的一點感觸，和大家分享。

願上天保佑我們，我們的家人以及我們的親友，餘生都在平安中和愉快中渡過。其餘的，我們都一無所求，全然不想。

回顧

發行人/郭俊良

製 作/美國洛杉磯世界日報

作 者/蔡伏羲

資深編審/張耀民

編 審/陳德安

封面設計/陳靖

內頁完稿/盛兆明

編務行政/蔡靜如

發行所/美國洛杉磯世界日報

地 址/1588 Corporate Center Dr.,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電 話/323-268-4982

網 址/www.WJtoBuy.com

郵購專線/323-268-4982

定 價/US\$21

初版一刷/2014年10月

ISBN : 9781938199714

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謝謝。

本書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世界日報讀者叢書



作者【右】夫婦近影

【作者簡介】

蔡伏義 (Foch Tsai)

貴州省息烽縣人。一九六零年台灣國立成功大學物理系學士畢業。一九七二年喬治亞理工學院物理系博士畢業。曾任台灣中國石油公司油層工程師，美國凱撒航太公司軟件部門經理，洛杉磯機械動力公司副總經理台灣分公司總經理，以及自創AIP公司總裁。現已退休。公益方面，曾擔任美西華人學會會長，中國大專院校校友聯合會就業小組召集人。現任洛杉磯角聲社區活動中心英文及入籍教師義工多年。

9 781938 199714